



聖母聖心愛子會

羅庇道神父

聖言之僕



編者語



聖 安道·瑪利亞·柯樂仁 (St. Antony Mary Claret) — 後以他命名的「柯樂仁傳教會」的始創人 — 說：我們的工作是「通過一切可行的方式去宣揚福音」。現在我們正慶祝一位傳教士的生命，他 60 多年來一直致力於宣揚福音——其中 50 年他是一位神父。

我們，聖母聖心愛子會，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樂仁會，作為我們在教會中的特殊神恩的「聖言的僕人」，這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羅庇道神父，在他的生命中一直都在傳播天主的聖言給數以百萬計的人。

多年來，我一直向羅庇道神父說他應該寫自傳。他的回答通常是：「是的，我每天寫兩次日誌，沒有不遂。」這些日誌包含他的日常生活和事件的故事、照片和細節，與他的事工和樂仁團體有關的事。然而，閱讀它們並非易事，因為現在已寫了數千頁。但是他的晉鐸金禧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機會來簡要總結“Largo”或“Tall One”的生活和使命，這稱呼如同他的西班牙同事對他的稱呼。

自 2009 年 7 月以來，我有幸在澳門和香港的同一團體與羅庇道神父在一起。對於像我這樣剛開始傳教的年輕傳教士來說，他一直是智慧和靈感的真正來源。從我見到他的第一天起，他就一直讓我感到驚訝；對於任何見過他的人來說，他都是一個令人難忘的人物。

在澳門，我們團體的房子是在六樓。羅庇道神父會在我們的訪客說再見時，會送他們去乘坐電梯；但當訪客到達地下，電梯門打開時，他們會驚訝地看到羅庇道神父在等他們並再說道別。他跑下樓梯，快過電梯到地下，只是為了看到我們訪客臉上的笑容。

當香港教區於 2015 年指派樂仁會傳教士到梅窩的主顯堂區時，羅庇道神父從澳門搬到香港。從我們在堂區工作的最初幾天開始，他就對未來的項目有一個清晰的願景：堂區雖小，教友居民也很少，但這不應該限制我們外展的傳教活動。

他在發起聖經學習課程，並通過博客、網頁和 YouTube 頻道在線提供這些課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在過去的六年裡，作為副本堂神父，他花了數千小時將意大利聖經學者費爾南·阿梅利尼神父的聖經課程和註釋，翻譯成西班牙語和英語。所有這些評論現在也有繁體和簡體中文版本。

他每天花超過 15 個小時在書桌前翻譯和錄製主日彌撒讀經解說的配音。對於這項乏味的工作，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的回饋都非常少，我認為他是在浪費時間，這令人沮喪。但他有兩個理由支持這個項目。首先，「我為自己做這件事，從中獲益很多」，他重複地說。他 76 歲，在擔任了 50 年的神父之後，他仍在學習聖經！第二個論點是這項工作不是為了今天，也許後代會從中受益。他的 YouTube 頻道現在已有超過一千個視頻，可以收聽意大利語、英語、西班牙語和粵語的評論。

這是我們可以期待的一類辛勤工作和奉獻精神的傳教士，他的財產只有幾件衣服和一部手提筆記電腦。教宗方濟各一直在譴責現代世界的廢棄文化，也許他還沒有了解羅庇道神父！如果他的衣服會說話，他們就會和他一起講述不少於二十年的磨損故事。

羅庇道神父雖然對中文認識很少，但他對華語信徒的貢獻可以說是巨大的。他主動為《每日聖言》項目尋找和協調具備聖經知識和流利中文的及資格人士，該項目是一份包含繁體中文和簡體中文的每日福音讀物和反思的年度小冊子。十四年後的今天，中文《每日聖言》繼續發行數萬本。

將聖經新譯成現代中文是羅庇道神父的夢想項目。2014 年出版了第一個成果，新約聖經附註釋和偕主讀經 (Lectio Divina)。舊約的書卷正處於最後的準備階段。我更加相信羅庇道神父的信念，即他的工作將使後代受益。

羅庇道神父 (Alberto Santiago Rossa) 於 1971 年 8 月 15 日聖母升天節在阿根廷科爾多瓦被祝聖為神父。他 50 年的神父生涯見證了「全能者在他所揀選的人身上所行的大事」(參閱路 1:49)。他在該地區的神父事工的故事，也是菲律賓和東亞的樂仁會印刷和出版事工的歷史。

樂仁出版社和樂仁聖經基金會是樂仁出版集團的兩個分支，是羅庇道神父的倡議，旨在以負擔得起的價格向亞洲讀者提供來自世界各地的優質宗教、神學和聖經文學作品。2006 年，羅庇道神父在澳門開始了樂仁傳教士的使命，隨後在澳門成立了樂仁出版社。

先知厄里叟向他的師傅厄里亞祈求「兩份的精神」(2 King 2:9)。如果我向主祈禱，我會祈求即使有羅庇道神父的一半精神。他的鎮定、宗教的簡樸、決心、無私的可用性和巨大的幽默感，使他如此討人喜歡。

這本書讀起來就像好萊塢 (或寶萊塢或韓劇) 驚悚片的劇本，這要歸功於羅庇道神父的摯友和夥伴 Fr. Jose M. Ruiz Marquez 的辛勤努力，他幫助了羅庇道神父的翻譯事工和出版西班牙語和 Chavacano (菲律賓的一種語言) 聖經。

何塞·M·魯伊茲·馬爾克斯神父，CMF

在過去的美好時光裡，孩子們在年紀很小的時候就被神學院錄取了。Fr. José Ruiz Márquez 12 歲在西班牙開始了其傳教聖召。在他的正規學習結束時後，他被派往羅馬繼續他的專業學習。當時正值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這對在羅馬學習的年輕神父來說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

在晉鐸後不久，他被派往赤道幾內亞，那裡是修會非常珍視的地方。作為西班牙在非洲的飛地，這是 1849 年修會成立後，我們的傳教士首先前往的地方之一。不幸的是，赤道幾內亞的生活並不容易。不久之後，內戰爆發，數千人被殺，傳教士被驅逐。何塞神父陪同許多受迫害的平信徒——在監獄中等待處決的優秀基督徒領袖。他們與他一起度過了最後的日子，安慰他們和與他們一起祈禱，直到他們被處決的那一刻。

最後，何塞神父和他的同伴被驅逐出境。他與Fr. Domingo Moraleda一起被派往英國學習英語，直至1974年被派往菲律賓。菲律賓自1972年開始實行戒嚴，南部爆發了一場血腥的穆斯林叛亂，那裡有幾個樂仁會團體。

在何塞神父抵達幾年後，他被選為菲律賓省長。那是艱難的歲月，見證了Lamitan的樂仁會醫院被燒毀，以及一位著名的樂仁會醫生José Torres被綁架以照顧受傷的叛軍。儘管如此，何塞神父也完成了將新約翻譯成Chavacano（菲律賓的一種語言）的工作，並於1981年1月推出。

1984年，他和Fr. Manuel Tardio被要求開始一項新的韓國任務。他學習了韓語，並在該使命中度過了十年，直到新一代的樂仁傳教士和當地聖召的出現。隨後在菲律賓工作了一段時間，又在講法語的剛果工作了一段時間，然後又回到菲律賓擔任省長。

任何與他接觸過的人都可以證明他的謙遜。他從不談論自己，而是安靜而謙遜地做他的工作。如同羅庇道神父本人的情況，也許這是讓後代欣賞這位傳教士的寶貴貢獻。

何塞神父與Fr. Domingo Moraleda在馬尼拉共同創立了ICLA（亞洲獻身生活研究所）。他曾親自指導過許多英語有很大困難的學生，尤其是來自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學生。他花了多天多小時試圖糾正和修改他們的論文，並成為他們的神師。

很少有人真正擁有百科全書式的頭腦；何塞神父就是其中之一。他自從在羅馬上學後，他就很難入睡，所以他每晚都會花幾個小時閱讀。所以今天，你可以問他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他都能說出所有國家的名字，他們的首都、亮點和政治領袖。向他詢問歷史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任何戰爭事，他可以介紹其細節及其細微差別。

在過去的25年裡，他一直與一個女修會聖依利沙伯方濟會修女會一起工作，修女人數很少。在他的指導和支持下，她們蓬勃發展，吸引了數百個聖召。她們親切地稱神父為「聯合創始人」。

當新的西班牙牧靈聖經項目開始時，何塞神父撰寫了幾乎所有的新約聖經註釋La Biblia de Nuestro Pueblo。他還教授了幾個神學科目。

他對金錢的慷慨和謹慎是眾所周知的。他的口袋裡幾乎不可能有錢，因為只要有需要的人來了，錢就會消失。他過著異常節儉的生活，他所有的財產都裝在一個小手提箱裡。當他要求一些幫助或一些錢時，就是贈送給住院的病人或其他需要的人。何塞神父的一位密友這樣描述他：「他對別人很富同情心，但對自己卻很嚴格。」

如果不感激承認眾多樂仁會和樂仁會的朋友的所有貢獻，就無法仔細閱讀本書。他們用「時間、財富和才能」（羅庇道神父經常重複的一句話）來表達他們對羅庇道神父的愛和感激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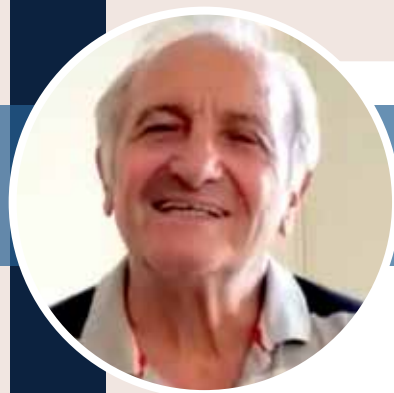
Desiderio Ching修士完成了文本的複印編輯，並幫助我和甘天霖神父準備了這本書。馬尼拉樂仁出版社的主管Jay Coching神父和他的工作人員為文本做了漂亮的排版。

本書以英文和繁體中文同步出版。麥麗英、胡杏芳、郭蓮華和江偉新，將文本從英文翻譯成中文。來自長洲的黎國榮和來自聖神研究中心的Annie Lam幫助校對和潤飾語文。

目錄

20	羅庇道神父簡介
22	1 羅庇道憶述與柯樂仁(Claret) 相遇的歷程
25	2 阿根廷、美國、阿根廷。
39	3 菲律賓南部棉蘭老島
31	4 Largo 無懼「險境」
33	5 斷腿、馬尼拉：
36	6 在1970至1980年代初期菲律賓教會背景下的 《樂仁出版社》
37	7 羅庇道神父在拉丁美洲和菲律賓之間創建「編輯橋樑」
39	8 解放神學、基層教會團體和馬尼拉《樂仁出版社》
41	9 馬里斯神父與羅庇道神父的五十載友誼
42	10 拉丁美洲：梵二後新的聖經神學研究「世界參考」
44	11 羅庇道神父與拉丁美洲「新教會之春」，處於風眼中
45	12 出版銷路升，風塵僕僕：成為意大利公民
47	13 「捉緊人脈，把握機遇」 機械印刷時代終結， 中國和數碼世界大門開啟
40	14 愛德國際印刷公司
51	15 于賀神父Bernard Hurault

53	16 于賀神父在菲律賓：完美的團隊
55	17 于賀和羅庇道編印《基督徒團體聖經》
56	18 樂仁聖經基金會的中文標誌故事…羅庇道神父憶述
59	19 天主教聖經譯成中文：一段漫長而曲折的歷史 摘自不同出版來源的簡要
63	20 羅庇道神父和他的「日記」
64	21 馬尼拉，再見！澳門，歡迎！
65	22 澳門：事工繼續
68	23 澳門：《我們人民的聖經》(Biblia de Nuestro Pueblo)
69	24 《La Biblia de Nuestro Pueblo》(我們人民的聖經) 背後的故事
71	25 2014：《樂仁聖經》中文版連同新的注釋和解說面世
74	26 教宗方濟各與「樂仁中文聖經翻譯」的《新約》
76	27 《舊約》聖經的中文翻譯又如何？
77	28 羅庇道神父的摯友兼夥伴成為樂仁會會士
79	29 Sid Ching「獨特」經驗：北京矢發初願加入樂仁會
83	30 阿梅利尼神父、督利奧神父…與羅庇道神父
85	31 最後的話



信息

Alberto,

On five continents you have stood
imposing magnificent intellect,
of God's plans an architect
awakening letters with a snap.

The printing press is your flourished altar today
that shines beyond your project,
of Claret and his mission, beloved son,
in your works that heartbeat persists.

Fifty are not years, they are loves
that you have sown following your mission,
today we want to honor you
and learn from your life the lesson.

Letters are the sword you wield,
you deserve a bastion among the great.

Victor



信息

B E T O 1 1 1 0 1 1

(=59=Revelación)

Despreciao por pocos,preciado por muchos, no es loco.

No mira costados, ni mira p'atrás, pecados.

Al lado lo siente, y va p'adelante, de frente.

Pelotas de vida, las puede atajar, perdidas.

Revienta las redes, mandado a patear, él puede.

Y está en un juego, no es juego, lo sabe, en serio.

El juego bendice, bendice la vida. Bendice.

En todos repara. Presente a la vez, no para.

Su pluma compara, su ejemplo prepara. Es clara.

Quien pueda acercarse, muy cerca a su paz, bañarse.

Si quiere mis manos, aquí las encuentra, hermano.

Mario 11/10/11

11 estrofas

101 palabras

1 poesía



有膽量和根源

巨型的身軀，總是在燃燒。
它沉默然後說話。
它平靜然後行動。
不安的預言，
生於寂靜的祈禱。

一天總是從「早晨」開始
從清早默想，
聆聽並尊敬聖言
並在一個被禁止舉行禮儀的
小教堂裡舉行慶祝，
在一個與世隔絕的教堂裡，
在危險的領域，
與喜樂的團體，
急不及待地相遇。

羅庇道是有膽量的，
沒有什麼能嚇倒他，
困難是通往危險的大門。
他了解世界的領域，
並向在聖神帶領他的地方前進。
無所畏懼，作為重要消息，
夢想計劃的開拓者。

天主聖言
一直是他的熱愛，
孕育了許多人民。
用外國語言宣講，
使其全球化，
並每天把它帶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聖神引導他
並讓他超越危險的邊界，

用他微笑的劍
和他熱誠的能力去挑戰。


它時刻以「欣賞方法」，
在任何季節，時刻有令人驚訝的福音「故事」。
批評對他毫無用處，但可以交談。
他的身材並沒有阻止他，
讓自己和其他人處於平等。

他不拘禮節，但受歡迎。
他以魅力帶領改革。
當他從澳門塔向地面躍下
一個世界末日的天使在一陣歡笑和尖叫中拍掌
他的膽量令人咋舌。

五十年過去了，
自從他以神聖的司祭職去服務。
傳教士的司祭，是特殊職務。
聖言的長老。
遊歷和飛行的長老。

一位在中國找到夢想及傳統醫藥的神父。
他那令人印象深刻的身材....
已延伸到他的黃金年齡。

羅庇道，
你的傳教士兄弟分享你的夢想，
感謝你的熱情付出，
向你致以最好的祝願。


José Cristo Rey García Paredes, cmf
Madrid, septiembre 2021.



恭賀羅庇道神父晉鐸金禧頌 (1971-2021)

聖母愛子羅庇道

隨主芳蹤不畏勞

萬水千山臨香江

肩負福傳大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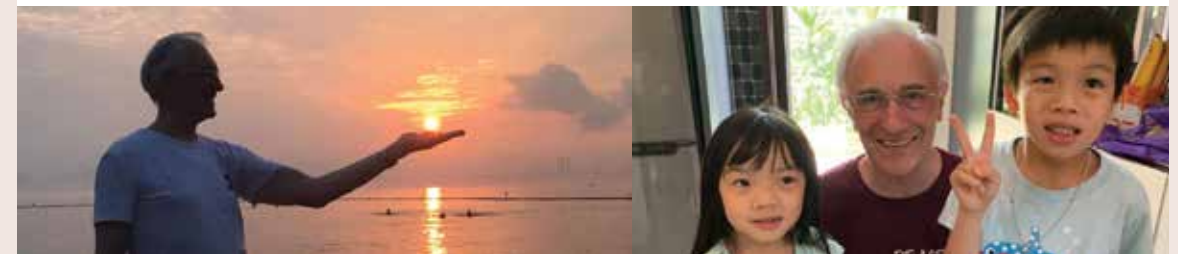
書籍傳媒力推廣

宣揚基督得救路

求主保佑亞拔圖

神形康泰恩寵浩

黎國榮





信息

親愛的羅庇道神父：

我們很久沒有聯繫了！希望你一切都順利。

對您來說，今年是十分特殊的一年，因您將慶祝人生中兩個重要的里程碑，就是：一、紀念晉鐸五十週年；二、在菲律賓境內外出版基督徒書刊四十年。

長期以來，您辛勤致力於傳播天主聖言，為世界各地人民的靈性生活服務。我不是基督徒，但在這個領域工作了這麼多年，透過觀察、聆聽和接觸人們，明白人們對天主聖言有巨大的需求。恭喜！

對大多數人來說，一生在同一個領域工作四十年是相當長的時間，但您至今仍勤奮不懈地工作，一如既往！因著聰慧和努力，您克服了早期所經歷的一切艱辛，我相信您已達成所渴望的結果，就是：標準制式化的工作流程，且越來越多的基督徒書刊到達世界各地讀者的手中。恭喜！

愛德印刷公司於一九八八年成立，約在您開始出版後的第五年。在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五年間，當您尋找機會在菲律賓境外印刷聖經時，我是愛德所派第一個與您聯繫的人。

您的善良、幽默，以及強調印刷和產品品質重要性的工作態度，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您收到第一批聖經後，在某次到訪愛德期間，稱讚了愛德的印刷品質，並表示您已出售了在菲律賓所有的印刷設備。從那時候起，您決定在愛德印刷您所有的聖經、聖經日記、聖歌集等作品。這是您送給我們的一份大禮。您的信任大大鼓舞了愛德拓展海外業務的信心。雖然我們那時缺乏海外業務經驗，但您是在愛德印刷聖經最早的海外出版商之一。

多年來，我們雙方的合作發展順利，年營業額也越來越大。愛德自開始為您印刷聖經以來，海外業務發展迅速。多年來，您一直是愛德海外出版商的前三至五名；就年營業額而言，也許您還會繼續是。

愛德已為世界印刷了兩億多本聖經，成為世界知名的聖經印刷商之一。作為愛德海外業務主管和管理高層，我可以指證：在愛德從事出口業務的初期階段，若沒有您的支持，我們今日的成就可能會推遲幾年。真的非常感謝您所做的一切！

按中國人的傳統，我們的十二生肖都屬雞年，但我比你年小一歲。我正享受著退休生活，而您仍勤勉不懈，從事所愛的使徒工作。即使我退休了，您仍舊與愛德保持著關係，超過二十（三十）之久。我相信這層關係將會長長久久。我們不僅保持牢固的工作關係，還建立了深厚的個人友誼，甚至您的職員Divine也成為我們大家庭的一員。

此刻，最為重要的是：我藉此機會向您祝賀，恭喜您所有的成就。感謝您對愛德的貢獻，以及對我的支持。

請多多保重！

您的朋友, Chunnong Li
南京愛德印刷公司原總經理



信息

羅庇道CHE,

我們在Bogota時得以彼此深識。那是1960年代，他作學生，而我是CELAM 牧靈學院的老師。

不久後，Teo、羅庇道和我在菲律賓待了三個多月，一起訪問了亞洲十多個國家。其他時候，我們曾在美國、拉丁美洲和歐洲再次見面。之後又在亞洲，就是在中國的南方和香港。總是數個月的相聚時間。那時，我們以信件交流，分享個人和教會的轉變。

我對於羅庇道神父的耐心感到訝異。他一點一滴地建立自己的目標，從未放棄過。真是偉大的精神，一如他偉岸的身高！

羅庇道神父就像十六世紀的傳教士聖方濟·沙勿略。他分享對聖經的認識。他召集了一群偉大的翻譯家，以之前鮮為人知的不同的語言出版聖經，使聖經在基督宗教兩千多年來首次抵達地極。

他從容寧靜地重啟計劃，不僅一次，而是多次！看著他，我自己也有所改變。他與我做朋友，忠實相待，讓我深深感動。有時，他會越過大西洋和太平洋尋找我，帶著大大的微笑對我談起新計劃。

羅庇道神父是一個與天主對話的人；密切、簡單、持續且溫和。那或是發生在一天結束時，有時是深夜，或坐在飛機上，正飛越地球某處。他會像任何人一樣的反應，或害怕天空中的暴風雨，或在飛機降落時微笑。他旅行時坐經濟艙，極少在頭等艙獲得驚喜的位置。

羅庇道神父是謙遜的。很少人能夠想像他在亞洲所做的事，特別是在菲律賓，或為中國的年輕神父們。他與不同階層的人有不同的相遇。

我很驚訝他還出版了一本書來記錄我傳教團隊的歷史，以及我五十年來在世界各地的使徒工作。

羅庇道深愛家人，也令我感到印象深刻。而事實上，他卻生活在世界另一端，遠離家人，為忠於他的傳教使命。

好吧！我的回憶足夠了。

雖有時我們多年才見一次面，但羅庇道神父就像Teo一樣，是我生命中的朋友，並且他已在教會傳教服務了五十年！

假使有像羅庇道神父一樣的高大天使們，有著他的決心和意志力，我想那些天使就在羅庇道神父的生命中：學習如何快樂，如何堅持到底，如何持首忠誠，和成為朋友。亞孟。

Fr. Jose Marins



信息

親愛的羅庇道神父：

祝賀你晉鐸50周年！

當我在 1994 年 1 月遇見你時，你成為對天主聖言的激情鼓勵者。一種非常平衡的激情，包括學習、祈禱、宣講和承諾。在你的傳教生涯中，你一直是許多人的鼓勵者，也是所有人的榜樣。感謝你，使許多平信徒能夠加入這項努力，使天主聖言成為我們的日用糧：需要煮熟、弄碎、供應、進食和消化的食糧。

當然，我們會記住你對天主聖言的承諾，但更讓我們欣喜的是你有能力在救恩史的地平線上看得更遠，找到新的大陸。在那裡我們可以發展我們永恆的使命：將福音帶給世界。因此我們可以成為這個世界上的光和鹽，作為禮物和機會給予天主創造的所有兄弟姐妹。

願主祝福你在未來的歲月中有許多豐碩的果實，並讓你對聖言成了血肉的許多呼召保持敏感，這些呼召仍在等待回應。

范凱令
聖母聖心愛子會
東北亞代管區會長



信息

慶祝晉鐸金禧是一個重要的時刻。這不只是回顧一位不斷忠心奉獻的司鐸的歲月，同時也是去發現天主的應許如何實現：「不要害怕，因為我是你的天主。我會給你力量，我會給你帶來幫助，我要用正義的右手扶持你」（依 41:10）。看他普世教會的經驗，及善於集合人才和資源為福傳和教會服務的能力，毫無疑問，我們可以確認誰是他靈感和力量的泉源！

聖若望保祿二世於二零零零千禧年五月十八日，適逢他八十華誕的日子，向全世界的司鐸講道說：「司鐸聖職！我們融入其中……今天我們想同心合意地感謝天主這份非凡的禮物。一份適合任何時代、所有種族和文化的禮物……這禮物將永不止息地令那些獲得它的人驚訝」。

願天主繼續福佑羅庇道神父的司鐸聖職，好能藉著它使教會如沐恩寵與祝福的甘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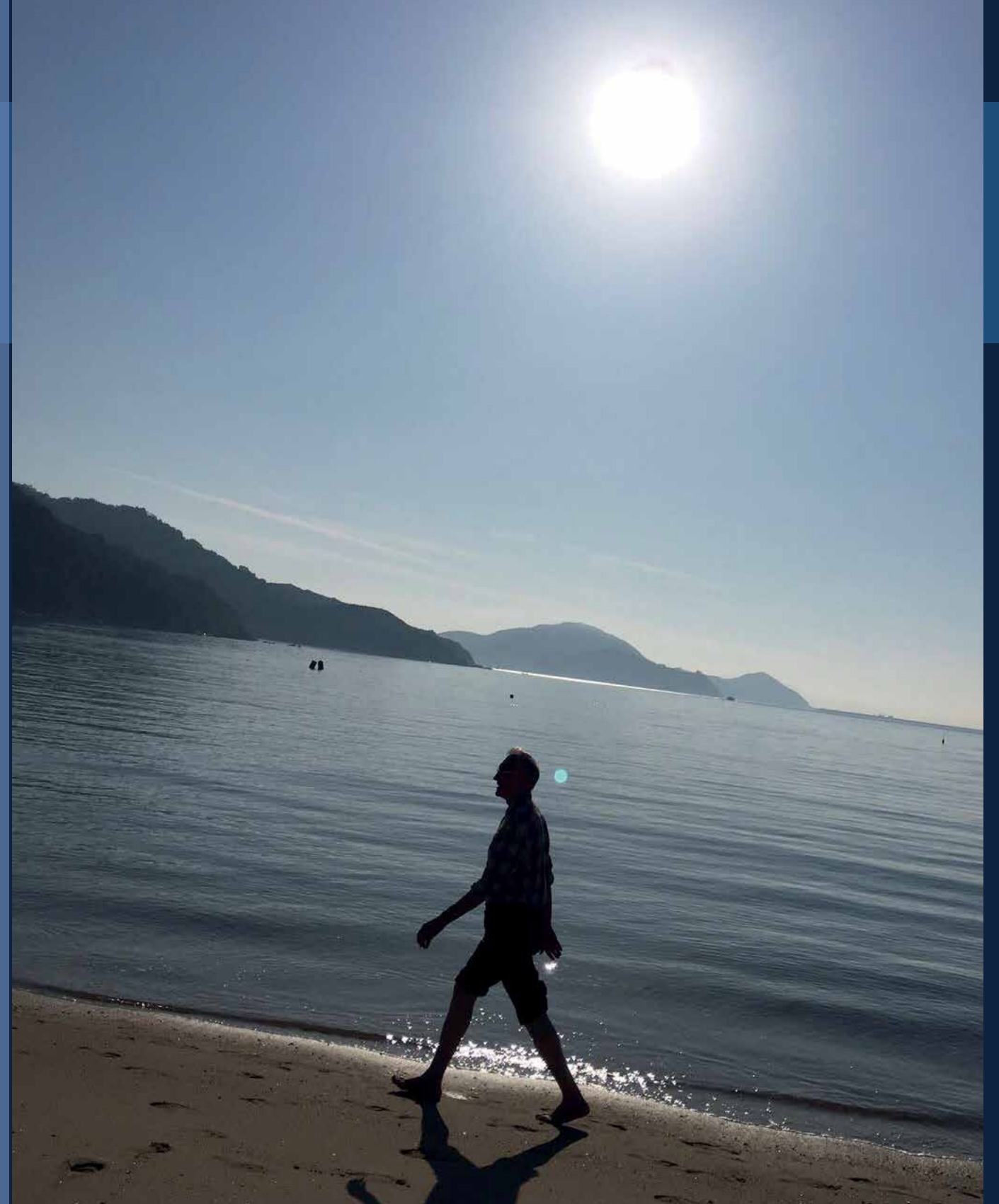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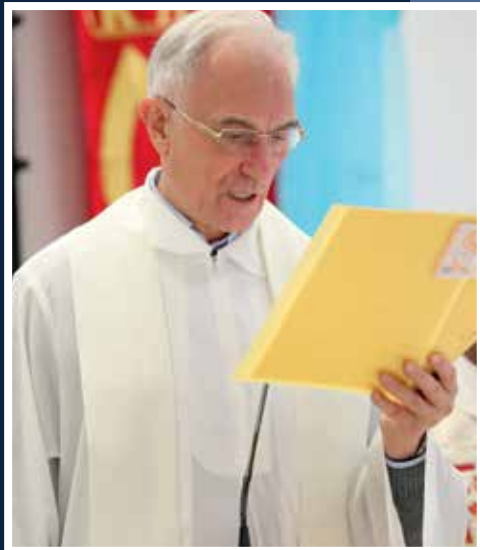
何明哲蒙席

Holy See Study Mission

羅庇道神父簡介

聖言之僕

羅庇道 (Alberto Rossa) ，
號稱 “El Largo” ，
一位千錘百煉 ，
見識淵博的高個子傳教士 。
在他身上 ， 你可找
到無數個 “Largos” ，
正好印證這位傳教士
在多個國家和地區
所留下的足跡和經歷 。





1 羅庇道憶述 與柯樂仁(Claret) 相遇的歷程

1951: 柯樂仁成為「Largo 家庭的主保聖人」”「那是在1951年，我的六個月大弟弟，誤吞了一枚有八個尖端的小金屬十字架，是晚上油燈用的燈芯座。醫生們已對弟弟的情況不感樂觀，因為嬰兒沒法在不切除腸道下，而令金屬排出體外。醫生將弟弟送回我的母親，讓他在家中安逝。母親萬分難過，只好踏上返回村莊的路途。在火車上，有一位婦女看見母親哭泣，便走近她。母親告訴她這件痛苦的事，她安慰母親並給了她一張有聖髑的相片，說：「妳向這位聖人祈求代禱及奉獻，妳將看見的任何事情會是好的。」我的母親是一位信德很深厚的人，她向聖人做了九日敬禮。幾日後，我的弟弟竟然在沒有什麼困難下，把這塊金屬自然行排出體外。醫生對此也無法解釋。弟弟名叫 Victor, 他還在阿根廷生活，71歲了。」

1957年 羅庇道進入樂仁會神學院 (Claretian Seminary)「幾年後，一位有點靦腆害羞的傳教士 Santiago Valles 來到村鎮，問我會否想進入神學

院。我當時只有11歲。他與我的父母交談，而母親告訴他關於發生在我弟弟身上的事。是的！新封聖的是聖安道·瑪利亞·柯樂仁 (Claret)。那位羞怯的傳教士，是一位新祝聖的樂仁會神父，正開展他第一次的傳教工作。我在修院的生活是一段開心的日子。我們經歷了許多艱辛歲月，甚至捱餓，但我們很快樂。」

1978 年在菲律賓。「我在學習出版過程中，想起會祖柯樂仁神父的編務工作，他在工具貧乏的19世紀，特別是出版《聖經與小手》(Bible with the little hands) 這本書時遇到的障礙非常大；但正如我發表的第一本書中寫著：『如果你知道往那裏去，世界將會靜止讓你通過。』」我深受會祖柯樂仁神父的直覺所啟發：「盡一切可能傳福音。」出版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事工，我沒有任何經驗；邊做邊學！

1988年在菲律賓。「當我們出版了160個書目時，默念會祖柯樂仁神父，他在貧乏的工具下，同樣出版了數目相若的書籍及小冊子。在我們繼續努力下，至今出版已超過1,000個書目了。」

1989:年在菲律賓「到了出版聖經。會祖再次成為我的靈感和榜樣。那本《Bible with little hands in the margins of the pages》鼓勵我將天主聖言帶給普羅大眾。我們出版了12種語言的聖經，及目前正完成了現代中文的新翻譯，在每章經文後都附有「靈修註釋」(comments) 和「偕主讀經」(Lectio Divina) 指引。

2006年至 2021年在澳門和香港「在2006年，我的新任務把我帶到澳門，工作也專注於出版，特別是指向

中國大陸。我多次問自己：『柯樂仁會在這遼闊的土地做什麼？』傳教士的定義，在會祖柯樂仁神父的自傳中給我們的偉大宣言，促使我採取行動的主要動力。我想柯神父會做的是尋找助手，來幫助他共同完成這項新任務；在天主的助佑下，我找到了。」

「多年來，一些優秀的人，對這事工抱有同樣的熱情，加入了我的團隊。他們是一群平信徒，受到樂仁會神恩的啟發，他們把生命投入這項工作，為使命而獻身。想起孔子一句名言：「找到你喜歡的工作，那將是你生命中的最後一天的工作。」這些合作者為使命而生。此外，多年來，一些同工發現了他們的傳教聖召，今天他們已成為樂仁會傳教士。」

外國人在中國大陸出版書籍？

“「外國人在中國出版書籍，聞所未聞；然而，我有一把聲音提醒我：『沒有什麼能嚇倒他……』在菲律賓所做的——通過出版培養教會的新模式，我們現在中國所做的——當然需要所有必要的許可下。一次出乎意料的體驗，是在中國接觸到一間出版社，20年來我們一直在那裡印刷書籍，尤其是寄往不同國家的聖經。」

2017年2月 「澳門對我們所做的工作進行了表彰。《南京愛德印刷公司》

（有 600 名員工，只有百分之三是基督徒）幾位負責人出席了此次活動。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聖經印刷公司。前主任李先生這樣說：「我所做到的，都是受到基督徒、像你和其他為傳教工作獻出精力、時間和金錢的人的影響。雖然我還未成為基督徒，但看到出版社印製的聖經，讓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我知道人們在等待它們，聖經給人們的心靈帶來平安，這對和諧社會是有益的。」

「這些事成為我60年來的重要時刻：一位年輕的樂仁會神父與我相遇，就是問我是否想做傳教士的那位。會祖柯樂仁神父的福傳夢想和傳教熱情，以及天主的計劃，在我生命的所有階段一直伴隨著我。我的弟弟，通過這位新封聖的聖人的代禱，奇蹟般地痊愈了。」



阿根廷、美國、阿根廷。
他咬著牙關，從軍政府那裡逃生。

2

羅 庇道神父第一個傳教歷程是“Largo Americano”，他出生於阿根廷的科爾瓦多(Cordoba)，在拉丁美洲國家成為樂仁會會士(Claudian)。在那裡，他接受了幾年的初學培育，然後到了美國(首都華盛頓)繼續他的神學課程。當他在1971年完成神學課程後，便返回阿根廷，於1971年8月15日晉鐸。

美國。在1967年年底，他完成了第

二年神學課程後，他想多學習英文。他與另一位樂仁會士前往首都華盛頓，在那裡學習英文數個月。當他們的長上觀察到他們努力學習英文時，便為他們提供獎學金，讓他們能在美國逗留，進修神學課程。

那些日子是具挑戰性和豐盛的。在學術層面上，他們就讀於享負盛名的華盛頓天主教大學，當中的教授都是出類拔萃的神學家和聖經學者；在個人層面



上，這是一段多采多姿的經歷，因為只有美國才能在60年代末期為年青學生提供這些體驗，這段時間亦是個人和信仰的成熟階段。

以下是一些相關的軼事：下課後，羅庇道通常會在「校園的體育館」觀看大學足球隊受訓，直到有一天，教練留意到他並問他會否踢足球。他回答：「當然會，那有阿根廷人不懂踢足球呢！」（他曾在科爾瓦多的樂仁會修院的足球隊擔任守門員），教練觀察了他數分鐘的練習後，便接納了他加入隊伍，很快他便成為大學足球隊的官方守門員。

那些體育活動，為羅庇道帶來很大的個人成長和滿足，兩年之後，他被冠名為「最佳守門員」並被甄選去參與「全美國大學足球隊」（由全國大學最優秀足球員所組成的隊伍），報章有刊登他的照片，他遊歷美國，參與宴會，感到光榮及凱旋，瞬息間成為體育界名人，很多知名的大學為他提供獎學金（在體育的卓越成就，是獲得免費進入頂尖高等教育學府的最佳途徑）。

換言之，這是聖召危機和辨別的時刻。羅庇道經常知會阿根廷省會長阿斯帕圖神父 (Alfredo Espisito) 有關他的活動去向。直到一天，羅庇道收到省會長一封信，問他：「羅庇道，你想成為一位傳教士，還是足球員呢？」結果他在完成課程後回國。

他的人生現朝著嶄新及未知的領域進發。當他在北美求學時，體驗過美國的和平氣氛，在70年代返回混亂的阿根廷。

阿根廷當時正值將軍Peron 總統授權的Peron管理 正處於政治及經濟不穩定的動盪時刻，Peron 於1974年7月1日去世後，遺孀Maria Estela Martinez de Peron接任總統，直至1976年3月24日，被 Jorge Rafael Videla 將軍所領導的軍事政變推翻，在1976年3月29日掌權。

Maria Estela de Peron 是一位軟弱和沒有經驗的總統，她依賴貪污和沒有能力的參事，在1974年年底，阿根廷的暴力不斷升級，引起鎮壓和國家的軍事化，已結束少數革命分子的武裝鬥爭，Videla 的軍事政變帶來極端的鎮壓。

在他的故鄉科爾瓦多(Cordoba)，他融入樂仁會Joaquin Cano 和 Aldo Drewniak 的 Tambo 團隊，進行一項與科爾瓦多大學生的嶄新青年工作，此項工作與1968年的麥德林大會 (Medelin) 所引入並適用於拉丁美洲的梵二新教會學配合。他們住在一間由女修會借出的房屋，在那裏，他們為大學生舉辦課

程、靈修、朝聖和持續培育工作坊，數以千計的年青人參與這些高度原創的退省活動。

這是一項創新和引人入勝的培育工作，在多個晚上，會與很多年青人進行會議，討論和分析國家狀況，提議行動計劃，大學抗議..... 會用天主聖言作啟迪年青人在混亂中何去何從。在這裡，羅庇道跟從他在華盛頓的經驗，開始了『大學生彌撒』，年青人參與準備這些彌撒，準備工作良好，彌撒是新穎，有創意和歡樂的慶祝。

Largo非常懷念這多年的快樂時光，尤其是發展那些由學生組成的「基層教會團體」(Basic Ecclesial Communities)。聚會時，他們會喝「bombillas of mate」（一種傳統南美含豐富咖啡因的飲品），期間，他們會嘗試解決世界問題。但魏德拉將軍 (Videla) 的軍政府掌權後，為這一切帶來殘酷的終結。

軍政府的管治下，在掌權後的數個星期，軍事勢力將整個阿根廷轉變成為一個警察國家，突然間，羅庇道和他的同伴，為年青大學生進行的牧靈活動變成高風險的活動。不久，有軍事警察的跟蹤活動；其後，有科爾多瓦的人員被列入「黑名單」，而最後成為「失蹤者」。這些「失蹤者」大多數是年青男女，他們被法西斯政權的將軍監禁、受苦和處死，其後婉轉地稱呼他們為「失蹤者」。有幾個在「Tembo」隊伍的年青人最終被列在黑名單上，並永遠消失。



Year 1971: dining room of the small house in Tambo Nuevo Street, during the visit of the Provincial. From the right in the background: Fr. Joaquin Cano, Fr. Donald Reece, Fr. Alberto's fellow student in the USA (today he is Bishop of Antigua in the British Caribbean), Fr. Alfredo Espósito (Claretian Provincial of Argentina, today Bishop emeritus of Zárate Campana), Fr. Alberto Rossa... and the others are some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of the first ones in Tambo.

羅庇道在警察的黑名單 雖然情況如此，羅庇道繼續主持夜間彌撒，現在，有可疑的不速之客（秘密警察）參與，他們把講道錄音。有一晚（彌撒在晚上十時開始），在彌撒完後，有一軍人在祭衣房出現，他打扮成一位平民，他命令羅庇道，告訴他那首在領聖體後詠唱的顛覆歌曲的作者是誰。羅庇道回答他說：「先生，看！這是一首古代的聖詠，其實2000年前，是由童貞瑪利亞撰寫的，這首歌是《聖母讚主曲》，你能在《路加福音》找到。」

因為情況的惡化引起傳教士們的警惕，所以，青年人的事工要暫停，而「Tembo的神父」（因為他們所住的小屋是在Tembo Nuevo街）要減少他們的活動，當神父們外出時，那些Tembo團體的強壯年青人會充當著「保鏢」。

突然有一天，總會長問羅庇道是否願意接受前往菲律賓工作，維期五年，因為當地需要一些懂得英文的人員。其實在這樣意想不到的命運背後的真正原因，是要在軍警令Largo在這世上消失之前離開阿根廷，總會長有一位與警察有接觸的密友，告知他羅庇道的名字已被列入「黑名單」內。

菲律賓南部 棉蘭老島 三寶顏 (Zamboanga) 的鄉村地方

3

自 從1972年，菲律賓陷入近代史上最悽慘的日子，獨裁者費迪南德·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頒布並實施戒嚴令至1983年，期間有很多違反人權事件和數以千計的人「失蹤」（社會活躍人士和示威者被殺，其中有些是神父），類似阿根廷軍政府掌權時代的境況。

羅庇道神父於1978年2月到達馬尼拉時，一位駐院的樂仁會神父迎接這位近兩米高的弟兄進入會院時，以「Largo 你好」向他打招呼，這個別名「Largo」（高個子）自此伴隨著他至今。

羅神父在菲律賓的首個任務是棉蘭老島（Mindanao），一個頗危險的邊陲傳教地方，但是大多數在菲律賓服務





的樂仁會會士在此工作。這是一個很遼闊的區域，超過130公里長，沿著三寶顏半島 (Zamboanga Peninsula) 的西岸延伸，那裡的人口約有15萬天主教徒，他們和為數不少的穆斯林社群共處。這些穆斯林分散於岸邊和山區，在數百個稱之為「barrios」或「chapels」的聚居點。

這個位於南部的大島嶼 (97, 530 平方公里)，大部分與鄰近島嶼，如霍洛 (Jolo) 和巴西蘭 (Basilan) 正處於內戰，由「莫羅民族解放陣線」(MNLF) 發起，對抗菲律賓中央政府，目的是要求棉蘭老島第三部分獨立，之後要建立一個類似穆斯林共和國。這是一個漫長和血腥的游擊隊戰爭，造成約8萬人死亡和數以百千計的流離失所。其後，一場殺傷力更大和更激進的伊斯蘭戰爭，在棉蘭老島的其他省份再次出現，這次是由「莫羅民族解放陣線」發起，戰爭最終於2018年與中央政府簽署一項和平條

約後結束，會於大多數有穆斯林人口的省份建構一個廣闊地帶的自治區。

雖然羅庇道所居住的鄉村地方，頗為遠離暴亂的核心，但都是非常不安全，因為叛亂份子經常會製造小規模戰鬥和伏擊，尤其是在公路，以對抗軍用和民用的車輛。此外，在孤立的村莊裡，還有綁架和襲擊。很多樂仁會神父定期探訪天主教團體的村莊是處於這鬥爭的地帶，唯一的方法到達這些山區是倚靠全地形摩托車，它們能順應於迴曲折的道路和溪澗行駛，或在有輕微危險跡象或可能性的伏擊時讓駕駛者可迅速逃走。

無懼「險境」 Largo 4

羅庇道神父一接到傳教新任務，不論「挑戰」如何，即使出入「險境」，Largo都能應付過來。總之，為了探望天主教徒社群，他義不容辭，騎上摩托車，踩踏油門驅車上山，越過溪澗和峽谷，帶上海盜頭罩以擋風沙塵埃。對他來說，這些是不可抗拒的任務。

同樣熱愛的活動是跳降落傘。早於阿根廷的修生時代，他有一位跳傘朋友邀請他參加這活動，但是好夢難成（至今他依然對負責培育的長上阿朗素神父 (Gustavo Alonso) 禁止他跳傘耿耿於懷。）。

在1995年，他參加了修會一個代表團，到訪非洲幾個英語國家。在一個悠閒的下午，他借了一輛車，冒險走進馬拉維 (Malawi) 的森林區，他只攜帶了一張寫著一個地址的草圖，他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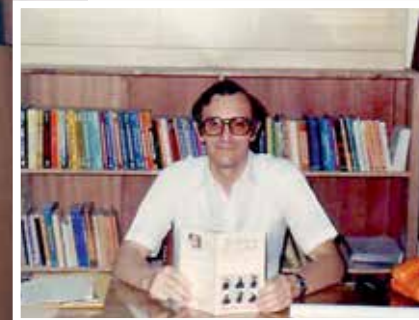




參觀一個著名的非洲宗教藝術中心，它座落在首都利隆圭 (Lilongwe) 以外數個小時車程的地方，需要穿越森林，行經不知名的路徑。

他又試過在強風訊號下，自願與波音747的機組人員，由馬尼拉飛往台北，其他乘客非常驚恐，紛紛留在機場內等待颱風過後，才乘搭另外一班航機。當時，無論有沒有颱風，機組人員必須把航機飛往台灣，他們問有否乘客想與他們同行，Largo非常確定地接受邀請。事後，他說：當航機飛越他畢生遇過最猛烈的氣流那一刻，他體內的腎上腺素急促上升，他坐在窗邊的位置向外望，想像到那龐大的747航機，頓時仿似一隻「巨鳥」，在暴風中憤怒地拍打翅膀。

另一次冒險之旅，是當他到達澳門時，看見那座338米高的觀光塔，夢想加入「笨豬跳」瘋狂者的行列，只見他們的雙足踝，繫著一條繩索，便從塔樓瀟灑飛躍下去。但是，笨豬跳是昂貴的活動，他只好呆著，終於有一天，在上天的助佑，有些由科爾多瓦 (Cordoba) 來的阿根廷知名朋友（有些是當年在Tambo的年青人）到澳門旅遊，在探望Largo時，送了他一張門票，看著他從澳門塔樓一躍，圓了他多年的笨豬跳之夢！其實，他當時已經年近七旬，差點兒打破世界紀錄！但已是全球第二位最年長者，從世界最高的笨豬跳塔躍下的紀錄。



斷腿、馬尼拉： Largo 成了出版人、 印書局啟業、每日聖言。

5

馬尼拉：在棉蘭老島，Largo 是聖母聖心愛子會年輕「騎摩托」團隊八位成員之一，他們肩負牧養那廣闊而危險的邊陲地帶的重任，推動這裡的「基層教會團體」(BEC)。可惜這個事工沒有持續多久，在一次摩托車事故中，他斷了一條腿，從而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就是這樣，他來到了馬尼拉醫治腿傷，毫無憂懼，好像甚麼都沒有發生過。……這不是誇大其辭，「無畏無懼」乃是他性格中最顯著的特徵之一。

他也來尋覓另一傳教使命，而他找到了，改弦易轍，當上了「校對員」，協助一本Chabacano語（菲律賓南方

天主教徒通用的語言）《新約》聖經的翻譯校對。他不再騎摩托車穿越三寶顏 (Zamboanga) 山脈，轉而是往返位馬尼拉都會另一隅的聖保祿印書局 (Pauline)。那時還是「前數碼年代」，書籍的排版、校對和印刷，仍然靠手作完成，需要很大耐心和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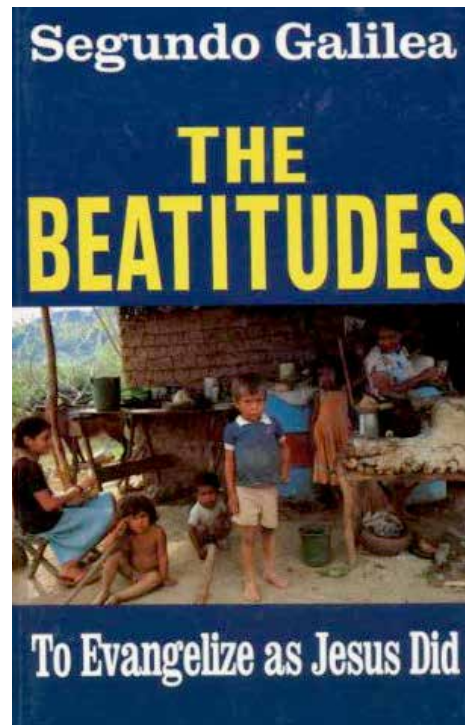
羅庇道神父抵埗菲律賓最初幾個月服務的農村地區，村民略懂聖經。除了《新約》譯本（1982年出版）和以當地方言撰寫的禮儀書外，還有每週以兩種語言出版，給予「基層教會團體」每週聚會的「指南」（六頁小冊子），以打字機和舊式手動油印機印刷的二千份刊物。

出版人：Largo在適當時間（梵二後數年）、適當地方（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加入了出版界。菲律賓是亞洲唯一擁有最多天主教徒的國家（人口85%），自然是亞洲傳播梵二精神和實踐最理想的地方，當時拉丁美洲已經蓬勃發展。Largo正好有如此合適的背景，加上個人親身經歷了拉丁美洲發生的「教會之春」。

事實上，Largo在1977年1月，有機會與一百位神父和修女一起，在哥倫比亞的麥德林（Medellin）拉丁美洲主教團（CELAM）學院，修讀牧民更新課程。這是特殊的經歷，使他們親自接觸到開發拉丁美洲教會更新運動的始創者和先驅教授們，他們受了梵二啟迪，正在徹底革新教會的聖經、神學和牧民研究的領域，推進一個教會的新模式。羅庇道神父跟這些前驅（主教、男女神學家、平信徒）建立的友誼，時至今日，成為他後來當出版人的寶貴資源。

其實，羅神父亦就拉丁美洲和亞洲教會之間築起橋樑。很快，他在麥德林的課程，以及在其他時候，跟拉丁美洲神學家的接觸，激發他在菲律賓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城市，組織會議和研討會，邀請拉丁美洲有影響力的神學家，分享他們的經驗，當中包括「拉丁美洲修會議會」主席馬里斯神父（José Marins）和他的團隊加利里神父（Segundo Galilea）等。這些活動很成功，吸引了大量會眾參加，當中不少要求研討會和分享內容的文本。《樂仁出版社》隨之而誕生。

第一本書：羅庇道神父從馬尼拉都會馬卡蒂市的《聖保祿出版社》，首次擔任出版人（publisher）（他自稱publican），出版了一本由拉丁美洲解放神學先驅、他的朋友加里里神父撰寫的小冊子，取名為《真福八端傳福音》。這是Largo出版的第一本書……，儘管不是他修會的出版社。有一則軼事：當羅庇道神父請求省會長莫拉達神父（Domingo Moraleda）允許多一些時間準備出版材料時，省會長告訴他：「有兩個條件：你現在於堂區工作，那是你的職責。你怎樣使用其他時間由你自行決定。其次，永遠不要找我要資金，因為我們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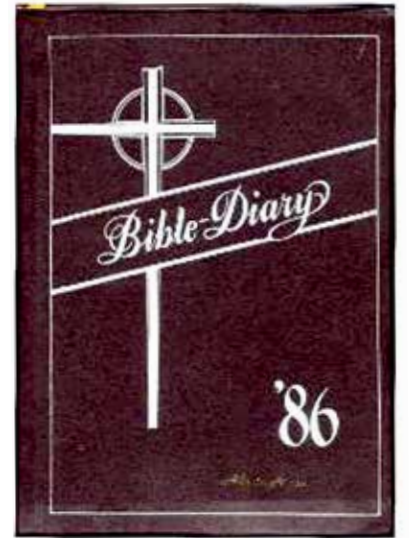


負責《聖保祿出版社》的弟兄，非常親切地翻閱了第一份的稿本，羅庇道神父想在本書出售後，才支付二千冊印刷費。這位良善的弟兄告訴他：「我給你印，你何時方便就付款給我。」但這情況幾乎每月重演，直到印刷《牧民交流系列》，加印到第七版。那時，這明智的弟兄告訴他：「你想要快速、優質的服務，每兩三個星期你就要交來一份手稿。但是，你總是遲遲不付款。我認為這是時候你成立自己的印書社了。」

印書局啟業：就這樣，於1984年10月24日，在馬尼拉辛海綿樞機（Jaime Sin）和奎松市（Quezon）市長羅傑芝（Adelina Rodriguez）祝福下，一家小型印書社創立了。一位售賣舊印刷機的華商，得知Largo的處境，賣給他數台舊印刷機，可以無息三年分期付款。Largo善於掌握時機，毫不猶豫地買了下來，在他從教區借來的地方，安裝了他的新「作業工具」。通過出售書籍，他能夠稍微費力，如期支付款項。

《每日聖言》：他的印書社出版的第一部書。那是一本劃時代暢銷書，不多不少，可說是天主教出版界所出版的這類書籍的先河。

一切從1985年6月的一個晚上開始。「我正在奎松市馬龍尼街（Mayumi St）家裡看電視新聞。莫拉達神父（當時的省會長）出席堂區會議後來到房間，砰的一聲關上門……。他很興奮地說：『Largo，堂區議會成員想要一本書，內有每天誦讀的福音經文，附簡單釋義，並留下供書寫的空間。』我腦海



中立時『呈現』了這本書的模樣，於是開始作準備。我從1986年出版過加利里神父的一本書，摘錄了福音注釋。至於經文，不過是從一本舊彌撒書『搬字過紙』。1985年11月，第一本《每日聖言》，從位於聖堂地庫、我們細小的出版社，刊印面世。」其餘就是歷史了。1998年，西班牙語的《Diario Bíblico》面世。1999年，一部篇幅較小的每日福音《每日聖言》，以多種語言付印。目前，每年印行約27種語言的《每日聖言》超過100萬冊。幾年前，開始出現多種不同語言的「電子版」《每日聖言》。時至今日，它仍然是修會所有出版社的「旗艦刊物」，也是它們可靠的每年收入來源。不用說，《每日聖言》普世廣泛被做效，書名各不相同，基本本質則始終如一。

6 在1970至1980年代初期菲律賓教會背景下的《樂仁出版社》

當時，菲律賓教會對「基層教會團體」大力支持，這是教會對國家政治社會現狀（獨裁、暴力、腐敗、踐踏人權、監禁和暗殺基督徒領袖，包括本地和外國神父）唯一可行的回應。

棉蘭老教會傳承了梵二的教會願景，通過推廣解放神學的理論和實踐，在這菲律賓天主教更新運動中，扮演了領導的角色。在1971年，棉蘭老教區的主教、司鐸和平信徒領袖，召開劃時代的「棉蘭老和蘇祿牧民會議」，首次聚首一堂商討教會事務。教會解放運動蔓延全國，1991年，仿效著名的麥德林和普埃布拉大會(Assemblies of Medellin and Puebla)，舉行了「第二屆菲律賓牧民大會」，集合了所有群島的主教，乃是這運動的結晶。



在這教會背景和歷史轉捩點下，Largo這小型出版社，已易名為《樂仁出版社》，開始迅速成長，以至在幾年內，成為菲律賓天主教出版界的領航者。由於其先進的編輯路線、內容的設計，尤其是非常實惠的價格，成為神父、修士、修女及平信徒、以至神學院、大學的神學院的參考來源。這無可爭議的首要地位，持續了將近二十年。

7 羅庇道神父在拉丁美洲和菲律賓之間創建「編輯橋樑」

Largo 的非凡構想，是在拉丁美洲和菲律賓之間，創建「編輯橋樑」，並通過菲律賓，連結在其他亞洲國家，人口中佔少數的天主教信友，以至實際上，充當那正在革新，普世教會的拉丁美洲天主教在亞洲的一種「大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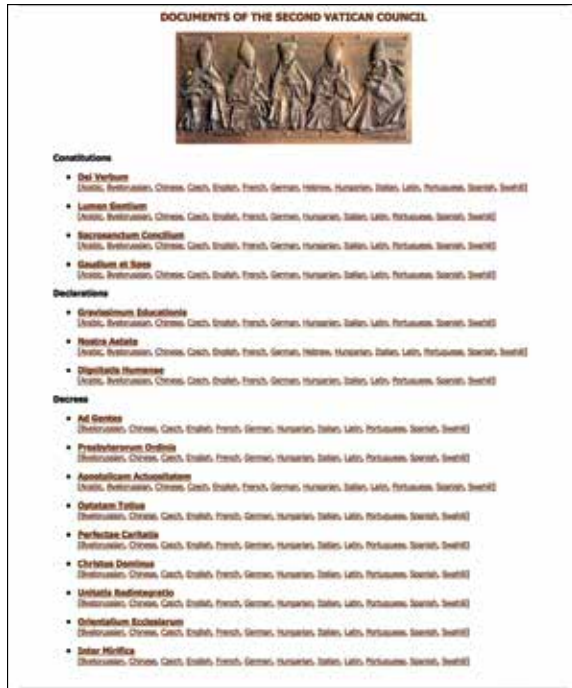
拉丁美洲主教和梵二：拉丁美洲跟世界其他大陸不同，梵二革新教會的願景在那裏深深紮根，出人意料地取得了驚人的成果，開啟了當代所謂「教會的春天」的運動，影響遍及天主教世界每一

角落，仿如另一個五旬節來臨，威力不可阻擋。

出席梵二大會，成為許多拉丁美洲議會神長的「通往大馬士革之路」。於1965年11月16日，在梵二大會正式結束前數星期，著名的「地下墓穴公約」被確認和封印。這承前啟後的事件，發生在多彌蒂拉(Domitilla)的地下墓穴。一大批主教，其中四十位來自拉丁美洲，起草並簽署了一份文件，懷著共同領受和期盼，公開表白自身作為教會領袖的不足，以及他們擔任議會神長，所經歷的皈依過程。他們因而簽署了這承諾文件，要使梵二的決議在他們地方教會落實。

該文件包括一個簡短的介紹和十三項正式承諾；以下是其中三項：第一項這樣說：「我們要與本地人民一起生活，包括住所、飲食、交通工具，以至相關的





距梵二结束僅兩年，為拉丁美洲教會開前啟後的標誌。要說梵二「催生」了麥德林，也可說麥德林延續了自 20 世紀初以來、在梵二前發生那一浪接一浪的運動，通過創新的演繹，把梵二精神傳達給拉丁美洲的民眾。這些梵二前的運動，倡議在禮儀、牧民、神學、平信徒地位和社會承諾各方面，作出徹底的革新，其中包括奧巴德神父(Aombardi)的建設「更美好世界運動」。

這位意大利耶穌會士，可說是梵二的真正先驅。他早已向教宗庇護十二世提出席要召開一個大公會議。後來，他為一千多位議會神父舉辦了靈修退省。在去世前六個月（1979 年），在跟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會面時，他請求召開一個新的大公會議：「天國的大公會議」，代表來自全球的所有宗教，以回應世紀末全人類的期望。

一切。」第五項：「我們拒絕接受意味崇高和權柄（如尊貴的、顯要的、閣下.....）的稱謂和名銜，無論是口頭的或書面的。我們寧願以神父這教內名號相稱。」第八項：「我們要付上所需的一切時間、心思、意念等，提供宗徒式和教牧式的服務，給經濟薄弱和滯後的個人和群體，也不會忽視教區其他個人和群體。我們支持那些蒙主呼召，向窮人和工人傳福音的平信徒、修士、執事或長老，願意跟他們分享自己的生命和工作。」這份爆炸性的文件，仍在挑戰今天的教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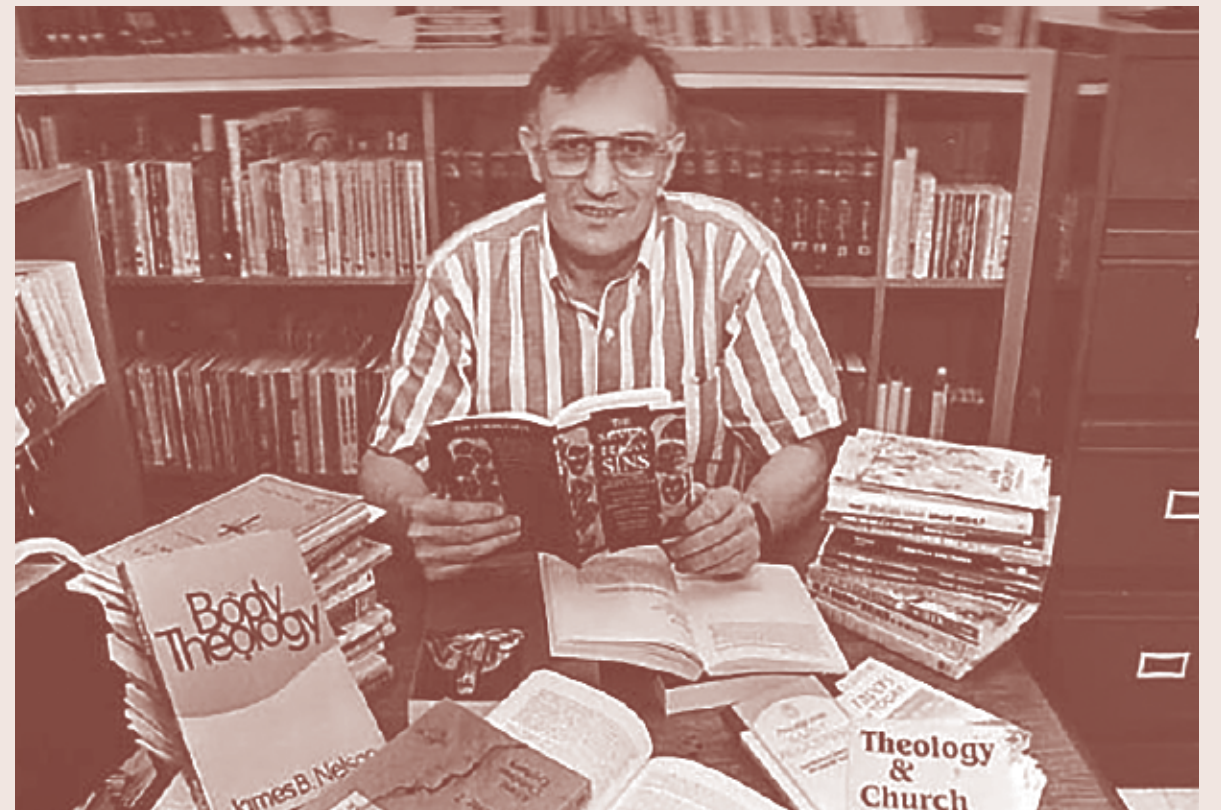
- 1968 年麥德林大會：「地下墓穴公」的第一個成果，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主教大會，於 1968 年 8 月 24 日至 9 月 6 日在哥倫比亞的麥德林舉行，

解放神學、 基層教會團體和 馬尼拉《樂仁出版社》

8

解放神學。自麥德林大會（Medellin）以來，有兩個事件，為拉丁美洲的教會改革揭開了序幕，並且在普世教會中產生了迴響：在一個題為〈邁向解放神學〉的會議上，與會者包括神父及平信徒，秘魯神父古鐵雷斯（Gustavo Gutiérrez）的

宣講讓「解放神學」正式誕生，這位道明會士今天已經 92 歲。其演辭於 1969 年被刊印在一本同名的小冊子之中。其後，在 1974 年，它的內容以更加系統化的收錄在其著作《解放神學》之中，該書被翻譯成 20 種語言，現在已經出版至第 14 版。





BEC Anniversary in Brazil

受到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啟發，麥德林大會表達了教會的關切，而古鐵雷斯神父想作出實質的回應。用作者的話來說：「在我們之間有一枚靈上的大難題，同時也是一道神學問題，貧困的生活條件，讓窮人覺得世間缺乏愛，教會該如何告訴窮人天主愛他們？這好比在問，有哪種語言能夠向拉丁美洲的貧窮人口說明，天主確實存在於其痛苦和壓迫的生活中。」

基層教會團體 另一個與解放神學同時期出現的教會事件，是在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以無可阻擋的活力冒起的「基層教會團體」。該倡議於 1958 年源於巴西，由巴西主教在麥德林大會上提出，及後被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通過及更新，並由參與麥德林大會的眾主教，在拉丁美洲的天主教世界推行，使之成為「教會的全新模範」，意在將聖

經中所讀到的內容，與每天的生活聯繫起來。「基層教會團體」代表了一個從古到今的教會事實，就是教會必須不斷作出改善，讓宗徒們所建立的基督徒團體，得以最接近的模樣呈現於現世。

「基層教會團體」不僅是教會內的另一個「運動」，而是要讓地方教會成為一個原始的細胞，在那裡教徒們一同聚會，一同真實地體驗宗教團體、信仰、敬拜和愛德行動。在那裡可以聽到天主的說話及人們的呼聲，尤其是最需要幫助的人的呼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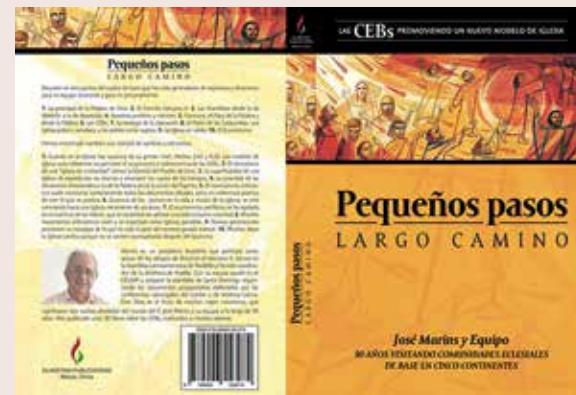
馬里斯神父與羅庇道神父的五十載友誼

9

既 然解放神學可以溯源於古鐵雷斯神父，「基層教會團體」則可從羅庇道的畢生好友，巴西的馬連神父 (José Marins) 那裡找到根源。五十年來，馬里斯神父與一支由不同國籍、語言和文化背景的男女所組成的巡迴團隊，一起到訪了五大洲，鼓勵、介紹和幫助四十多個國家的許多地方教會，創建當地的「基層教會團體」。

1981年，羅庇道神父邀請並陪同馬里斯神父的團隊，到訪菲律賓與其他十個亞洲國家，舉辦相關課程。當他88歲的時候，只要收到邀請，他仍會去任何地方分享他的經歷。

2018年，於此團隊作為「基層教會團體」的推廣大使，在世界各地巡迴了五十周年之際，羅庇道神父編輯並出



版了一本關於馬里斯神父和他的團隊的書，全書共348頁，在中國印刷，書名《小踏步·漫長路》，副標題為〈BEC推動教會新模式：馬連神父團隊走訪五大洲半個世紀擴展基層教會團體〉。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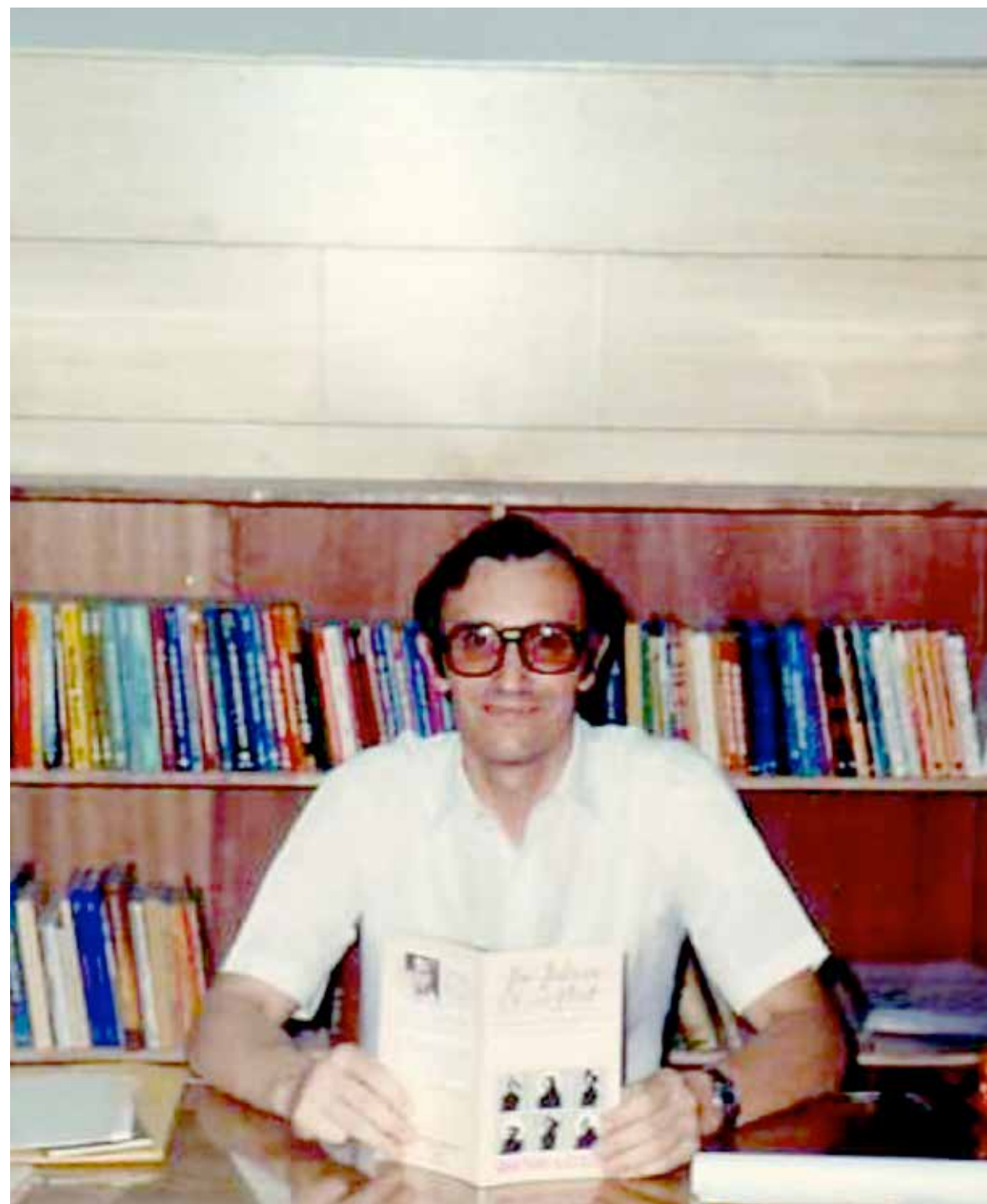
拉丁美洲： 梵二後新的 聖經神學研究 「世界參考」

古 鐵雷斯神父的《解放神學》一書的出版，具有劃時代意義，隨後也有許多類似的跨學科刊物，並且隨著「基層教會團體」的啟動，神學研究及相關出版物的國際參考，及研究的中心地方，最終由中歐傳到了拉丁美洲。眾多拉丁美洲神學家，以及後來，來自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眾多神學家，率先關注並產生了一種新的神學反思，以回應「時代的徵兆」，這是大公會議創造的詞彙。

這就是羅庇道神父掌舵馬尼拉《樂仁出版社》的經過。他曾在拉丁美洲的出版之旅中，親自會晤一些梵二與會神長，接觸了一些神學家，他們的著作被翻譯成英文並在菲律賓出版，同時向來自菲律賓和其他國家，擁有相同的教會理念的作者，敞開了《樂仁出版社》的大門。



來到菲律賓的Largo，仍然帶有心理負擔，再次遇上拉丁美洲的經歷：為了將基督的自由解放帶給人民，特別是貧苦大眾，這使主教、神父、修道人 and 一般信徒卻要將自己暴露於危險、迫害和謀殺的風險中。





First stock of books

11 羅庇道神父與拉丁美洲「新教會之春」，處於風眼中

如上所述，隨著阿根廷軍政府開始掌權，國內開始了激烈的迫害，猶如一場精神分裂的獵巫行動一般，軍政府開始對付所有為窮人發聲，以及伸張社會正義的人，不分男女、也不論是左翼政黨的激進分子，或者完全沒有政治從屬關係的人，例如神父、修士修女、甚至平信徒。很多被視為犯禁的人開始「消失」，從日常生活中失去了踪影，因為有些人被直升機扔到海裡，或者進入了布宜諾斯艾利斯「海軍電機學校」(ESMA) 嚴刑拷問、被秘密拘留、施加酷刑、甚至慘被滅絕，很多進入了ESMA的人都再也沒有回家。在阿根廷軍政府曾經逼害的 30,000 名遇難者中，許多都是虔誠的基督徒。

羅庇道神父奉省會長阿朗素神父的命令離開阿根廷之前一年左右，即在1976年8月4日，安祖里利主教(Enrique Angelelli) 被暗殺。主教是Tambo神父們的好友，今天已被宣聖為真福。當時他倆剛共祭彌撒，向兩個月前在同一個地方被謀殺的兩名神父致敬。他們遇害的地方，名叫Punta de Los Llanos。

像 那些歲月的大多數拉丁美洲的修生和年輕神父一樣，羅庇道神父充滿熱情地迎接梵二，以及梵二對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發揮着壯大的影響，尤其是在麥德林大會之後。但是，在解放神學和基層教會團體，逐漸傳到拉丁美洲各國後，他們馬上經歷了許多拉丁美洲獨裁政權實施的惡性迫害，這是由於那些獨裁者，只是視教會的實況為一股新冒起的共產主義浪潮。

在拉丁美洲，有成千上萬的殉道者，因勇敢地為窮人傳福音而獻出了生命，其中包括“The Tambo”的一些摯友和伙伴。

為了記錄這些殉道者的見證，羅庇道神父在馬尼拉出版了《教會的吶喊》(The Cry of the Church)一書，收錄了約 200 名受害者(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和平信徒)的事蹟和證辭。



12 出版銷路升，風塵僕僕：成為意大利公民

出版書籍增長 帶著這些沉重經歷，羅庇道神父從阿根廷抵達菲律賓；他發現自己身處一個類似的環境中：戒嚴、暴力、軍警和失蹤人士，而他與這些邪惡作鬥爭的工具就是《出版社》，在他眼中，菲律賓和亞洲與拉丁美洲，有着一份兄弟情誼。

那是一個狂熱的活動時期。《馬尼拉樂仁出版社》(Claretian Publications of Manila) 每年出版 60 多本書，不僅有翻譯拉丁美洲著作的英語書，還有來自菲律賓、印度、斯里蘭卡、南韓、日本等其他作者。《樂仁出版社》以其清晰的編輯路線而聞名：為

教會帶來一種新的解放模式，符合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方向。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喜見這些刊物，當中包括一些與馬尼拉辛海綿樞機(Jaime Sin)關係密切的保守團體，他們指責羅庇道神父出版顛覆性的刊物。羅神父親自去找樞機，問道：「你指責我的是哪本書？」結果發現原來是一本Largo 還沒有出版的書。趁著這個情況，他告訴樞機：「敬愛的樞機：我們出版的是關於『解放神學』，而非『解放意識形態』的書籍」，而「你被封鎖線重重包圍，因而得不到正確的資訊。」



一如所料，這些話又再招惹問題。辛樞機召見了省會長莫拉里達神父，希望他把羅庇道神父調離馬尼拉。省會長回覆道：「敬愛的樞機：讓你離開馬尼拉比羅庇道神父離開更容易。」事件告一段落。樞機不僅是羅庇道神父和神父的好朋友，還是一位富幽默感的牧者。

不倦的旅客 隨着編務越來越繁重，羅庇道神父無可避免經常出門，成了一位不倦的旅客。那時候，他每年都會在菲律賓國外三至四個月，為書籍尋找市場，特別是美國（後來他在洛杉磯開辦《樂仁傳播》分社）。他也會與拉丁美洲的主教和神學家保持聯繫，也兼顧買賣版權，以及出席一些全球最重要的「書展」。

說起這些國際書展，全球最大規模及最有份量的《法蘭克福國際書展》，值得另闢一章來記述。三十年來，他未曾錯過一次這個十月份舉行的展銷會，在他的小攤位裡展示他的出版物，而通常總是有一位合作夥伴留守攤位，而他本人則在龐大的場館內四處走動，努力建立聯繫，積極買賣版權。出版界之中，沒有多少人出席該國際書展的次數，能夠比得上 Largo。

那麼，他從哪弄來旅費，讓他一再踏上旅途？據說，當時的省會長曾對他說：「Largo，你想去哪兒就去哪兒，但回到菲律賓的時候，帶回來的錢至少要比旅費多出1美元。」於是，他跟隨了這個指示…甚至帶回來的更多。

成為意大利公民 他在菲律賓以外的第一個目的地是香港，距離馬尼拉不到兩個小時的航程，在那兒他找得到出版刊物所需要的所有技術，以及認識了許多聯繫人和朋友。直到有一天，「福克蘭群島海戰」爆發，他的阿根廷護照讓他難再如常前往英國在亞洲的殖民地香港。他沒有多想，便去了意大利駐馬尼拉大使館，以他的祖父母來自皮埃蒙特（意大利）為理據，要求申請一本意大利護照。結果，完成相關的文件證明之後，他順利取得了意大利護照，這是世界上其中一本最好的旅行護照，他至今仍然擁有。申請手續雖然快捷，但成為了一位新的意大利公民後，意大利大使給了他一個友好的提示：「你不要再來這裡了，除非你跟我說意大利語。」

13

「捉緊人脈，把握機遇」 機械印刷時代終結， 中國和數碼世界大門開啟

在 這段不休止的旅程中，他培養了第六感，使他積極「捉緊每一個人脈和把握住每一個機遇」。他知道如何找出合適的人，來打開出版界或商業世界的每一扇門，也懂得就大小項目尋求幫助和建議，而這些項目都與傳播天主聖言的使命有關。他總說道：「在業務中，你不會得到應得的，你得到的都是靠商議而得來的。」他說：「也不是商議，而是一次又一次商議。」

endl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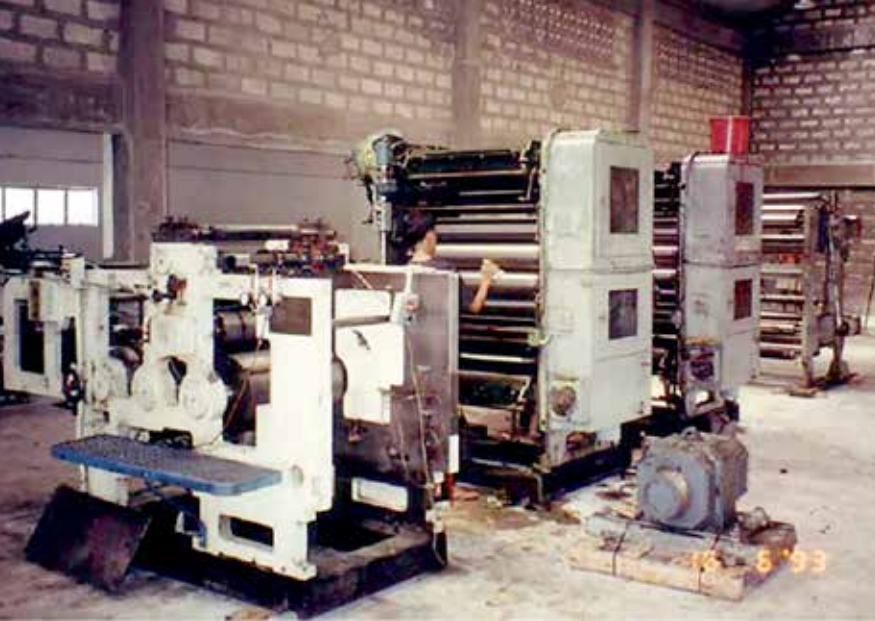
他建立的人脈廣大：從主教、教廷大使、出版社經理、國際天主教援助機構主管、神學家、聖經學者，到房地產經紀，例如當他剛剛到達澳門時，建議他在舊區購買三套公寓的那些經紀。當時他還在珠海（中國大陸）的一棟新穎公寓高層22樓，買了兩間寬敞的住宅單位。該公寓位於珠江三角洲之上，距離澳門還不到100米，而且每隔20分鐘就有小型客船來回穿梭。

談到「人脈」，就會談到「機遇」，而Largo正是所有大小機會的完善「收集者」。舉三個例子：1990年代中期，《樂仁出版社》在馬尼拉成立，位於一所教學樓的五樓，出版社的人員每一天都可以吃到「優質麵包」。秘密何在？每逢週五

傍晚，Largo都會提著巨型大袋在馬尼拉某些五星級酒店的服務門門口，購買當天沒有被那些富有的客人消費而會掉去的麵包，麵包的數量可不少，包括各種形狀、各種大小以及各國特色……總之吃不完的，就以低價靜悄悄地售予像Largo的聰明人。他拿回去以後，放在冰箱就可以讓它們保存一整星期。

另一個讓人難忘的「機遇」是「書籍」，著名的「剩餘物資」，即不同題材和不同主題的印刷品，特別是神學、聖經和一般文化類的書本，數量十分龐大。它們來自美國的大型出版社，需要不時清理倉庫中數以千計未能售出的商品。書本被裝入大型貨櫃並運送到馬尼拉，當貨櫃到達，消息傳開，來自全市各地的人都會前來尋寶。書本價格對於菲律賓人來說非常實惠，因為Largo其實是免費或只支付相當便宜的價格，從出版商那裡得到這些書，他只需要支付船運的費用而已。





終於，貨櫃到達馬尼拉。那可能是這種規模的機械式印刷機最後一次穿越太平洋前往菲律賓，因為數碼時代快將來臨。可惜，基於各方面的原因，整個項目最終還是徹底的失敗。從1997年開始，經濟危機影響全菲律賓（幾乎每天斷電四到五小時，同時也缺水），巨型印刷機本身「經常性失靈」，它總是需要被「重新校正」。

那些年，許多修院、神學院、修會的圖書館，都是有賴Largo的「剩餘物資」，以低廉的價格去維持的。其中一個值得一提的例子是，全賴羅庇道神父與夏達女士 (Herder) 的友好關係，美國一家大型出版社Herder，把 450,000 本書運送到馬尼拉。

不過，若要談及「獨一無二的機會」，則一定是他在美國以低廉價格，購入的一部巨型而且專業的「柯式」印刷機及其他的幾台機器，讓捲筒印刷、裝訂和書籍生產的所有流程，能夠完整及快速進行，印刷量可達每次數千份。這正是當時的《樂仁出版社》所需要的。機會是千載一時。面對這個機遇，一切都準備就緒：購入了附近的一塊土地，建造了一座有大型中央大廳的建築物，也預留了所有其他機器、辦公室和其他設施所需的空間。過了沒多久，大量的紙捲和其他用具就到了，由印刷工程師帶領的員工團隊也都準備好了。

後來，整場「混亂」演變成了一場「天意」的災難，不僅刻劃了《馬尼拉樂仁出版社》的過去與今天，幾乎修會的所有出版社也是如此。因此，土地、樓房、機器、墨水和紙張都變賣了……，一切又再重新開始。



愛德國際印刷公司



我們的解決辦法，是這間擁有600多名員工，設於中國南京「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Nanjing Amity Printing Co. Ltd.)。該公司配合着高科技設施，價格亦是世界上最實惠，而印刷和完成的品質是無與倫比。它近乎完全致力於為全世界印刷《聖經》，在2012年達到一億冊，這項印刷事業已經25年了。在短短七年多的時間裡，又印刷了一億冊；其中8,500萬冊在中國發行，除了國家語文外，還有供盲人使用的點字和其他11種少數民族語言。其餘的1.15億冊，則以不同的語言印製和運送到世界各個角落。2019年，該公司慶祝印刷了2億冊《聖經》的世界紀錄，當然只有中國人才知道如何達成……在慶典的嘉賓之中，有El Largo。



羅庇道神父與《愛德印刷公司》的關係，其中還包括這位30多年來最忠誠、最得力的合作者和不可替代的助手張元女士 (Divine de Leon) (原籍菲律賓，現居南京，擁有中國國籍)。羅庇道神父接觸《愛德》公司，早於20多年前，他最初以「顧客」身份彼此認識，很快便升級為「最受歡迎的」顧客，直到他倆更成為「朋友」。他與《愛德印刷》的經理和人員，建立了超越客戶和供應商的關係，一種彼此欣賞和尊重的真摯友誼。



羅庇道神父和Divine女士一樣，去到《愛德》公司，就像回到了家一樣，受到了款待。如果他需要，他可以代表幾個修會的出版社和其他友好的出版物，只需口頭協定，不用任何書面形式，就可以完成價值幾十萬甚至幾百萬美元的年度合約。羅庇道神父把國際《愛德印刷公司》介紹給世界各地的許多出版社，而不接受任何經濟利益的回報。《愛德》告訴我們，羅庇道神父為他們打開了通往世界的大門。



他們的深交，莫過於以下的事例。在羅庇道神父和Divine女士合作25年和他們與《愛德》合作20年之際，他們在澳門舉行了一個別開生面的慶祝會。公司的董事們為他準備了一個特殊的紀念「環節」，就是運用印刷廠龐大的機器，精心製作「兩本」《聖經》（一本英文，一本西班牙文），這是一件只為羅庇道神父編製獨有的卓越藝術作品。

15 于賀神父 Bernard Hurault

很少有人會像于賀神父 (Bernard Hurault, 1924-2004) 那樣，在羅庇道神父的生命中留下印記。這位在智利傳教的法國教區神父，是一個不服輸、頑強和勤奮的人，外表像苦行者，內在是個神秘主義者，他是1972年出版的《拉丁美洲牧靈聖經》的作者，已被載入史冊。該書已成為暢銷書籍，有數百個版本，售出1.6億冊，被翻譯成包括中文在內的12多種語言。

這一切都始於智利聖地牙哥的一個郊區地方，在那裡，這位新近抵達的法國傳教士意識到，他所服務的樸實天主教徒，對天主的福音普遍無知，他們受到新教基要派傳教士的不斷攻擊，這些傳教士都是拿著聖經來到那裡的。

於是，他決定為他的教友編寫一本天主教聖經。憑著扎實的聖經知識，在神學院時期就學懂的希臘語，再加上他眾所周知的堅韌和意志力，他的目的是緊貼聖經文本，把聖經原文翻譯成西班牙文，同時盡可能地接近文盲人民的語言。用安祖里利主教 (Angelelli) 的話說：

「一隻耳朵聽著福音，另一隻耳朵聽著人民的聲音，你永遠不會出錯。」



為了幫助人們理解天主的福音，他編寫了聖經書籍的介紹，和加入大量的注釋，反映了他的講道和教義解釋，去闡明了最困難的聖經章節，所有這些都以貼近人民的教會文字寫成，並遵循麥德林大會在拉丁美洲提出的教會更新路線。

從1960年到1972年，這部作品花了他多年的努力。當他的《拉丁美洲牧靈聖經》出版後，很快就成為拉丁美洲最受歡迎的天主教聖經，是最能體現麥德林精神的聖經文本的廣泛評論，以至於一些保守的教會人士對它抱懷疑態度，甚至認為是「顛覆性」，例如在阿根廷被軍政府禁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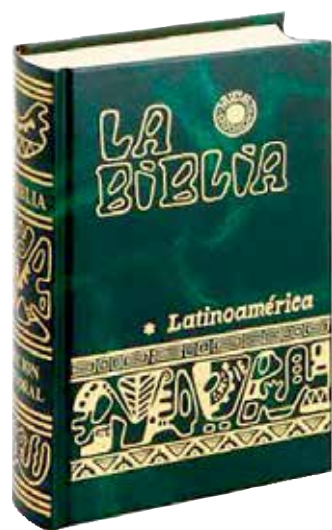
像許多天主教徒一樣，有一天，羅庇道神父拿到了這本新的《拉丁美洲聖經》，用他的說話：「這就像第一次讀聖經一樣。」它立即在科爾多瓦的大學生中分發，並在Tambo 團體每晚的感恩聖祭中使用。

當警員在阿根廷開始搜捕時，一個學生晚上去找羅庇道神父，給了他一個塑膠袋，讓他暫時收藏起來，因為他懷疑警員在追捕他，並擔心他們會搜查他的房間。那是一本最近出版的《拉丁美洲聖經》。這個年輕人告訴羅庇道神父：「如果他們發現我手裡拿著這本聖經，他們會殺害我。」

多年來，在克服了許多障礙之後，《拉丁美洲聖經》繼續將天主的福音帶

給不同語言和文化的數百萬人。誰能想到，那本《聖經》的作者于賀神父多年後在馬尼拉遇到羅庇道神父時，竟是他改變了羅神父的人生軌跡！

隨著時間的推移，于賀神父成為了一個受歡迎的人，不僅在智利，而且在整個拉丁美洲……同時也是一個「富有者」，他收到的版權稅，沒有給自己一分錢，全部用於天主的聖言中。



16

于賀神父在菲律賓： 完美的團隊

在 聖神的啟示下，于賀神父（Bernardo Hurault）在60歲的時候，決定去亞洲，把天主的聖言也帶到那個少數基督徒的洲陸上。他願意在任何一個亞洲國家定居，除了菲律賓，因為菲律賓是這個洲陸上天主教徒佔多數的國家，據于賀神父說，這個國家不需要他。

1986年，他到訪越南、柬埔寨、南韓，最後一站是日本。在那裡，他遇到了耶穌會日本省會長倪勝民神父（Adolfo Nicolás），後來成為耶穌會總會長，他恰好是羅庇道神父的好朋友。這位耶穌會士告訴于賀神父：「你的地方

是菲律賓。在馬尼拉，有一位羅庇道神父，他也許能幫助你，因為他有一家出版社。」

于賀神父飛到馬尼拉，在奎松市的一個貧困地區找到了住處，在那裡他開始等待天主的命令，因為這就是于神父的信德。每天，他都會花幾個小時在樂仁會團體的小聖堂祈禱。一天下午，當于神父離開聖堂時，羅庇道神父認出了他。「Bernardo你在這裡做什麼？你為什麼來菲律賓？」他回答：「我還不知道。」經過幾分鐘的交談，羅庇道神父說：「也許天主把你引領到這裡，讓我們用英語編寫《牧靈聖經》。」往後的就



Fr. Alberto Rossa with Fr. Luis Hurault and Radegonde, Fr. Bernardo's brother and sister, respectively.

成了歷史了。就在那天，于賀成了羅神父團體的一員，以至多年後，《維基百科》將他列為「樂仁會法國神父。」

于賀神父和羅庇道神父組成了一個「完美的團隊」，他們的第一個共同目標是：在亞洲傳播《拉丁美洲聖經》。這是一個植根於牢固友誼的合作，直到2004年12月14日，于賀神父在智利時常入住的一間隱修院旅館逝世。作為對摯友的追思，羅庇道神父編寫並出版了一本西班牙文書籍，專門介紹Bernardo及其作品的，書名《La Palabra de Dios no está encadenada》（沒有羈絆的天主福音）。這個對天主福音充滿熱情的人，可能是明確標誌著，羅庇道神父作為一個人，和一個出版商的未來方向的人。這種影響可以用兩個詞語來總結：「聖經和中國」。從那時起，《聖經》成為他作為出版商的主要工作重點，1999年他成立了「樂仁聖經基金

會」，其他出版項目就退居其次了……而中國就在地平線上等待著。

羅庇道神父與于賀神父的友誼，延伸到了于賀的兄弟類思 (Luis)，他也是一位教區神父，是一些與他一樣熱衷於聖經的法國平信徒的領袖。羅庇道神父在巴黎的簡約公寓裡，多次拜訪這位神父，他是一位樸實而睿智迷人的聖經學者。他和另一位神父住在一起，他曾是非洲的聖經教師。這間位於法國首都郊區的公寓，位於巴黎周圍眾多郊區“banlieues”（主要由貧窮移民居住的郊區）一棟破舊建築的五樓。聖經和對於賀神父的思念，將類思神父和羅庇道神父之間的友誼更加牢固。



于賀和羅庇道編印 《基督徒團體聖經》

17

這個 Bernardo-Largo 團隊成立18個月後，即1988年，《拉丁美洲聖經》被翻譯成英文出版，書名為《基督徒團體聖經》，現在已經是第64版，印刷數量超過一百萬冊。此後不久，它被翻譯成菲律賓的三種主要語言：他加祿語、宿霧語和伊隆戈語，然後是其他亞洲語言，如印尼語、韓語、越語和緬語。所有的譯本都是在中國的《愛德印刷公司》承印。

于賀神父在拉丁美洲和菲律賓之間的時間分配，他每年花3到4個月與《樂仁出版社》編印新版本的聖經。在馬尼拉，在一些來自菲律賓的西班牙樂仁會會士的幫助下，他對《拉丁美洲牧靈聖經》進行了全面修訂，將其從「智利西班牙語」包括諺語調整編寫為標準的拉

丁美洲西班牙語。根據注釋研究的最新進展，對聖經文本進行了修改，並對所有的注釋和介紹進行了認真的編輯。這是一項歷時五年的工作，期間對文本和注釋進行了許多修改。



18

樂仁聖經基金會的中文標誌故事…羅庇道神父憶述

「那」是 1999 年 3 月，北京寒冷的一天，我和聖言會 Tomas Langarica 神父在首都遊覽。早上我們去了宣武門天主堂參與彌撒，然後到著名的天安門廣場和紫禁城走了一圈。午餐在一家著名的酒家，享用當地美食——北京烤鴨。由於天氣寒冷，我們決定到市集，與當地市場的人們打成一片。這是愉快的一天。

在那地方，我們可能是僅有的兩個外國人，在我們周圍數百人的友好氛圍中自由走動。後來我們注意到一個大約 20 歲的女孩在跟隨我們。她走近我們，並詢問我們她可否和我們一起練習英語。她說自己一名大學藝術系學生，在附近有一個小工作室，展示她的一些畫作。我告訴她，她可以和我們邊路邊談話，但我們對去藝術工作室不感興趣。

「幾分鐘後，我的同伴繼續上路，我們約定一個小時後見面。我也和那位年輕女子道別，我去了一家網吧查看郵件。記憶中連接網絡速度很慢，我花了

將近一個小時才完成我的工作。當我準備離開時，我注意到那位年輕女人又在我身後，我很不喜歡。我告訴她我們的英語練習結束了。她堅持說至少我可以看看她的工作室。在指定地點與我的同伴會面後，在女孩堅持參觀她的工作室，並繼續返回酒店的途中，我們同意與她一起到工作室走幾分鐘。我再一次告訴她，我們不會買任何東西。回想那時，我需要的一個標誌。我們邊走邊解釋說，我們剛剛創辦了一家新公司，需要為該公司設計一個標誌。她說她可以嘗試設計一個。當我試圖解釋新公司「樂仁聖經基金會」的內容時，問題就開始了。當我試圖向她解釋這些「陌生」詞彙的含義時，我無法在那幾分鐘內說出並能進入她的思維。她可能以前從未與基督徒有過個人接觸，或者她以前從未聽過「聖經」這個詞！

阿

我們到了工作室，一間不大的方形房間，四面牆上掛著藝術品，畫作確實很別緻。那一刻，她不能再禮貌和友好了。她開始工作，慢慢地，我們可以在紙上看到不同的筆劃。她害羞地瞥了我們一眼，看看我們對她正在做的工作的反應。經過漫長而痛苦的時刻後，她放棄了，對自己的創作不滿意。但她說：「我的教授就在不遠處，我會打電話給他。」我試圖阻止她。我們已經對她所做的努力感到不舒服，不想給她或她的導師帶來任何問題。但她堅持，然後她就走了，把我們單獨留在工作室裡。不久她返回，帶著一個相貌端莊的男子回來了，是教授。我們的尷尬變得比之前更大了。我再次道歉並告訴他，我們無意以任何方式打擾他。他客氣而堅決說：「我明白，完全沒有問題。請允許我為你做點事。」他讓我詳細解釋我需要的標誌。我說：「一些有吸引力和獨特的東西，在那裡我們可以看到公司縮寫的首字母‘PBF’，也要有一些中文含義。」

教授開始熟練地處理畫筆，這肯定比他學生畫的要好。有時，他似乎就快到了，對自己的創作感到滿意。但

他也停下來道歉，說在幾分鐘內創作一個標誌是有挑戰性的，就像大學只有這樣的課程一樣。但他不想放棄。我們告訴他，為我們來說不要緊的，已經很晚了，和他們在一起幾個小時的經歷，足以讓我們欣賞教授，和他的藝術學生的溫柔、技巧和奉獻精神。教授堅持，希望我們第二天再來。當我們提到第二天一早要離開中國時，他問了我們住的酒店名稱……「我今晚工作，明天你們去機場之前，我會在那裡。」

我再一次說這是不必要的，但他不會接受「不」的回答。我意識到這個人是認真的，想要嘗試，我也應該問問費用。當我問及價格時，他說：「如果你喜歡我所做的，那麼你就給我你認為公道的價錢；如果你不喜歡，你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我感到困惑、猶豫、開[心、擔心、驚訝，並且因為要求了一些，幾乎不可能的事情而感到內疚。我也很同情那位在場的學生，沉默不語。我還記得，我沒有給團體買過任何禮物，所以在離開工作室之前，我又看了一遍展出的藝術品。最後，我選擇了一套四幅圖，畫得精美，色彩豐富，細節豐富，描繪了一個著名的中國民間故事。當我問價格時，她立即提到了一個

價格，一點也不貴。我很高興為這四件藝術品付款。然後那位年輕的女士離開了。

那時教授告訴我：「你選得很好，你選的四幅畫是她作品中最好的。實際上，她重做了幾次，而你選的那些作品，就是讓她能夠完成大學和畢業。」我感到很尷尬……我說：「但我付給她的錢很少！」教授回答說：「不，她要求的，你已付了。」我們離開教授的工作室，愉快地返回酒店，想知道第二天早上會發生什麼，並思考當天的許多經歷，尤其是最後幾個小時。

第二天清晨，還沒到酒店退房，教授就在大堂等我們。他向我們展示了他一整夜工作的成果，一個「阡」字。

他向我們解釋說，他試圖整合我們對他說的一切：「這兩個字是古代漢字，在現代很少使用，亦很少中國人知道它的意思。如果我們把這兩個字分開，第一個意思是『耳朵』，第二個意思是『一千』。……我想：一千人聽到……一點也不差」。他繼續說道，「在中文字中，你不能分開這兩

個字符；第一個總是和另一個一起。所以，如果我們把這兩個字放在一起讀，就會得到完全不同的意思。在這種情況下，它的意思是「廣闊稻田中的一條小路」。我想：那更有意義。

教授再進一步繼續解釋這兩個字還有一個隱含的意思——在古代，村裡有人死了，親戚們會把遺體帶到山腳下埋葬，而必須經過這個狹窄的小路。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字符也意味著「通往彼岸的道路」。我告訴教授：「我們是基督徒，這個字可以看到我們信仰的象徵，十字架和復活；還看到我們出版社的簡寫 P、B 和 F。欸！一個完美的標誌！這完全正是我們想要的。」

在那時候，我不得不問價錢。「教授，我非常喜歡這個標誌……我欠你多少錢？」那時，他定睛看著我說：「昨晚你離開我們工作室之前，你從我的學生那裡買了一些藝術品。你不知道她正好需要這數量的金錢，去拿取她的大學文憑，開始去工作。所以，對我來說，你不欠我甚麼！」

天主教聖經譯成中文： 一段漫長而曲折的歷史 摘自不同出版來源的簡要

19



Jean Basset bible

1615年，羅馬允許在中國工作的傳教士，將聖經翻譯成中文，但不使用白話文，而是要使用「文人特有的博學語言」"erudite language proper to the literati"，以與中國經典一樣的尊嚴呈現中文版聖經。這一時期值得一提的重要翻譯家是巴黎外方傳教會 (MEP) 的白日昇神父 (Jean Basset, 1662-1707)，他將《新約》從通俗拉丁文 (Latin Vulgata) 翻譯成文言文。白日昇神父的翻譯，影響了後來的聖經版本，其中包括他們有史以來的第一本完整的天主教聖經——《思高聖經》，在意大利方濟會真福雷永明神父 (Gabriele Maria Allegra OFM) (1907-1976) 的

領導下進行翻譯工作。1968年由香港的思高聖經學會 (Studium Biblicum Franciscanum) 出版。

在著名的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文人將聖經翻譯成文言文，從而得到一種解放，白話文獲得的新地位影響了中國文學。中國獻縣的耶穌會蕭靜山神父 (1855-1924)，將新約從拉丁通行本，翻譯成中文《聖教新經全集》，並於1922年出版。於「五四運動」之後的幾年，由於白話文或本地語的地位提高了，基督徒之間流傳最廣的國語合本（和合本）或多或少在那時候出版了。

1924年，在上海召開的第一屆全體會議上，中國天主教會領導人指出，天主教徒沒有一本完整的舊約中文譯本。決定成立翻譯委員會並用國際語言（國語）來翻譯聖經。然而，由於缺乏合格熟悉聖經語言的人才，該計劃從未實現。

第一本完整的天主教聖經

經過三十年的努力，《思高聖經》於1961年分冊出版，於1968年整本出版。1930年，當雷永明神父意識到天

主教有別於基督教，天主教徒尚未將整本聖經翻譯成中文，他便投身於這項事業。然而，《思高聖經》雖然在香港出版，但在中國大陸長達二十多年未獲授權印刷。

思高譯本文風優雅、準確、忠實於原文，廣受讚譽。儘管它強調在原文翻譯——有時會影響其流暢性和理解力——最近出版了其他譯本之後，思高聖經在其五十週年（1968-2018）之際，它仍然是中國天主教徒中最受歡迎和最有聲望的版本。它是幾代天主教徒長大、祈禱、背誦的聖經，成為中國天主教徒的「聖經」。

思高後的翻譯

《現代中文譯本》是1980年代初出版的跨教派、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版本。基於在其英文等效版本中，它以兩個不同的版本出版。這兩個版本的「天主」和「聖神」的用詞不同（天主教用「天主」和「聖神」，而在基督教中是用「上帝」和「聖靈」）。有意義的是，兩個版本都採用了基督教的術語「道」代替了傳統天主教的「聖言表達的標誌」。

1980年代初，即將成為上海金魯賢主教（1916-2013），開始了新約和聖詠的新翻譯。在一些受過教育的天主教徒的幫助下，花了大約二十年的時間才完成。文本基礎是《耶路撒冷聖經》。

當他開始時，中國天主教徒仍然使用蕭靜山神父的版本，因為思高聖經在1990年代才在中國大陸獲得授權，距離金主教的整本聖經出版僅兩年時間。然而，即使思高聖經在中國面世之後，金主教還是發起了一次重大的修訂。



Sigao Shengjing 思高聖經



Bishop
Aloysius Jin Luxian
金魯賢
(1916 -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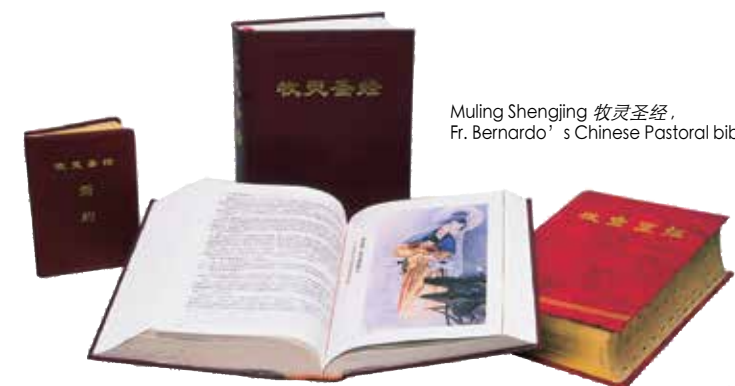
他的翻譯過程於2004年完成。據報導，1991年他說：「聖經是為今天的人準備的，因此需要新的翻譯來跟上當前的語言，並且閱讀起來更順暢。」中文耶路撒冷聖經的特點是文體流暢，表達方式典型上海（北方人普遍不太喜歡），更多的「中國」特色，其中一些與思高譯本相距甚遠（如選擇標誌的術語道(dao)）。

根據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後缺乏中文彌撒的禮儀（1990年代初，中國大陸採用從香港或台灣的中文禮儀），也

是金主教轉向從事翻譯工作的另一個背後原因。那些年，他表示會在禮儀中用他的翻譯，因為有些來自中國的術語可能與在大陸以外使用的不同。金主教的譯本在上海及周邊教區廣為流傳

于賀的《牧靈聖經》

1990年代末在香港出版，繼而在中國大陸出版。翻譯工作由于賀神父協調下，和一批中國翻譯人員，根據他的製作、受歡迎的《拉丁美洲牧靈聖經》來翻譯，旨在將簡單直接的翻譯與靈修注釋結合。基於以西文版本為基礎的牧靈聖經，招致了一些批評：譯者的神學和聖經形成受到質疑，翻譯和靈修注釋中發現有不準確之處。儘管如此，《牧靈聖經》在天主教草根階層還是很受歡迎，10萬本的幾個版本已分發開了；然後，它就消失了。



Muling Shengjing 牧靈聖經
Fr. Bernardo's Chinese Pastoral bible



羅庇道神父和他的「日記」

20

敘述者的筆記

即使上述的一些批評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于賀神父的聖經其實從一開始就注定會失敗。譯本確實需要一些更正，但根據在一些著名中國聖經學者的意見，它是可以加以修改，以更新版本方式再面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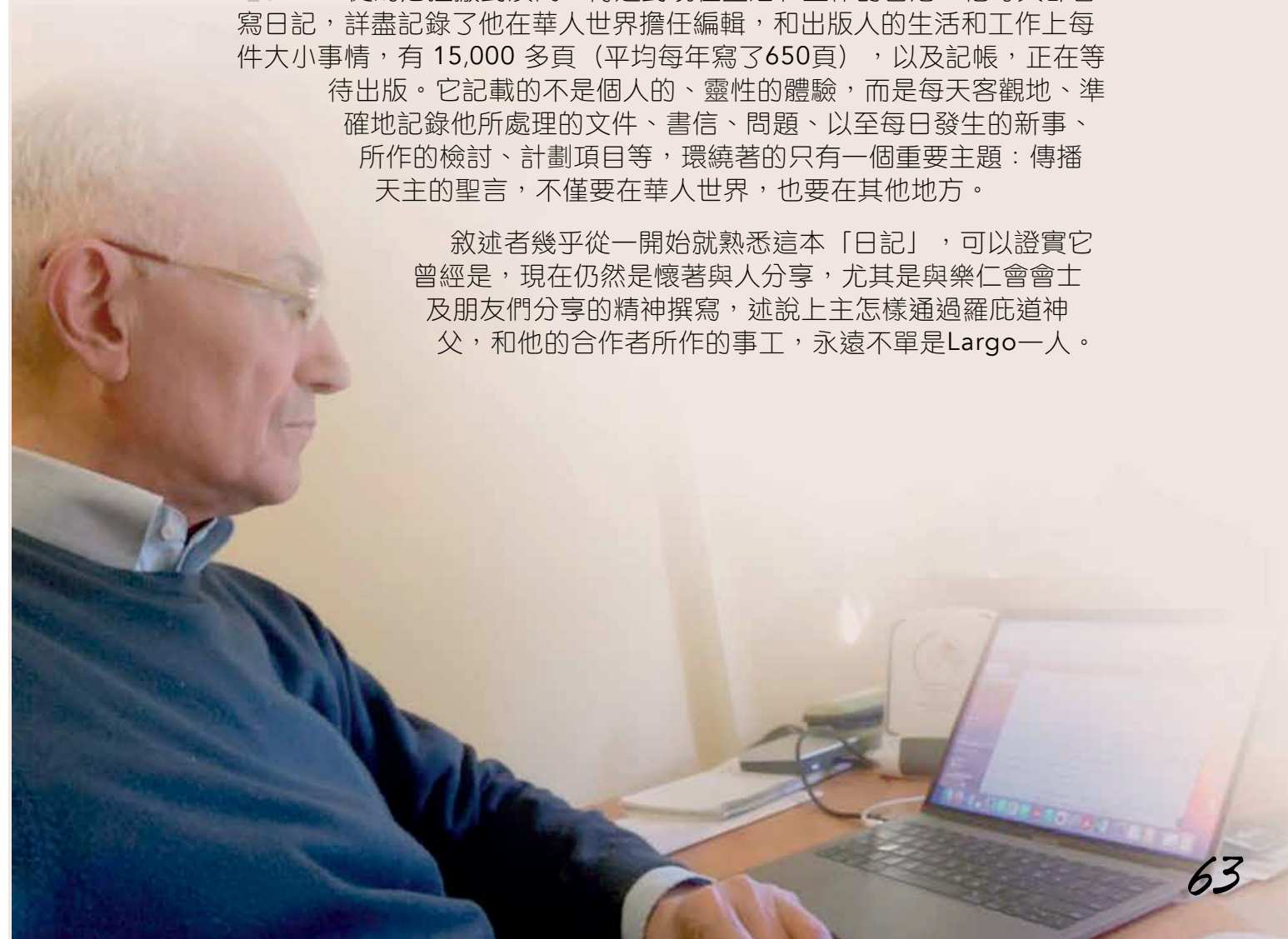
于賀神父的聖經翻譯到底是否徒勞無功？絕對不是。《牧靈聖經》除了觸動了中國大陸內外數以千計的中國草根天主教徒的心靈外，它的出現突顯了一本新的全本中譯聖經（中國天主教史中的第二本）的實際需要，更重要的這次是要

完全由中國聖經學者去完成的。換句話說，于賀神父的聖經充當了「前驅」，扮演了承先啓後的角色。

然而，當時從任何角度來看，要完成這任務簡直是困難重重。正如西班牙諺語所說：當前需要的是「有人」挺身而出，「抓住公牛的角」。這個「某人」需要是一個「自由編輯」，他要擅長鼓舞人心，又懂得客觀處事，並具有出版聖經譯本的經驗。他要習慣於團隊合作，並能為如此巨大的事工尋找所需的可觀財務資源。為什麼會有這些要求？很簡單，要讓預見的中國天主教學者翻譯團隊，可以無拘無束地翻譯一本完整的中文聖經。羅庇道神父正好就是在這時候進場。

從現在開始，這個故事的敘述者要講述羅庇道本人，或者更確切地說，交給他的「日記」。事實上，從 2006 年開始，也就是在他從馬尼拉搬到澳門，再遷到現在生活和工作的香港，他每天都會寫日記，詳盡記錄了他在華人世界擔任編輯，和出版人的生活和工作上每件大小事情，有 15,000 多頁（平均每年寫了 650 頁），以及記帳，正在等待出版。它記載的不是個人的、靈性的體驗，而是每天客觀地、準確地記錄他所處理的文件、書信、問題、以至每日發生的新事、所作的檢討、計劃項目等，環繞著的只有一個重要主題：傳播天主的聖言，不僅要在華人世界，也要在其他地方。

敘述者幾乎從一開始就熟悉這本「日記」，可以證實它曾經是，現在仍然是懷著與人分享，尤其是與樂仁會會士及朋友們分享的精神撰寫，述說上主怎樣通過羅庇道神父，和他的合作者所作的事工，永遠不單是 Largo 一人。





21

馬尼拉，再見！ 澳門，歡迎！

我 在菲律賓度過了27年，明白是時候繼續前行，把出版部交給當地的樂仁會會士。這是時候起程前進，我已經跟我在菲律賓的西班牙同伴說過。每件事情都有它的時間……而對我們這些外國傳教士來說，時間就是現在。有些人想永遠留在當地，這無可厚非；其他人則應該繼續前進，在仍然可以效力的時候，或返回原來會省，或到其他地方，接受新的任務。我已準備好前往任命的地方，最好是能繼續我

多年來熟習的事工。「出版」的職務不能被視為「另一種任務」。出任這事工的樂仁會會士，應該明白這是持久的，跟其他出版商建立和維持聯繫需要時間。一個隱約出現在他腦海的選項是中國。

決定性的時機終於來臨。在2006年1月7-12日舉行的菲律賓會省大會上，修會長上烏拉巴素神父 (Rosendo Urrabazo) 前來主持會議。在會議小休

時，我跟他分享了盡速在中國或為華人開展新事工的展望。這時正是菲律賓會省發展史的轉折時刻。新的土生樂仁會會士現在佔大多數，並準備好擔當主理和其他要職。

我被要求向大會介紹我這「中國項目」。我就與《愛德印刷公司》合作以及在北京與政府部門的聯繫，分享了我的經驗，並提出自己先往澳門，作為開拓事工的第一步。該項目在大會決議中獲得批准，而且新的會省管理層幾乎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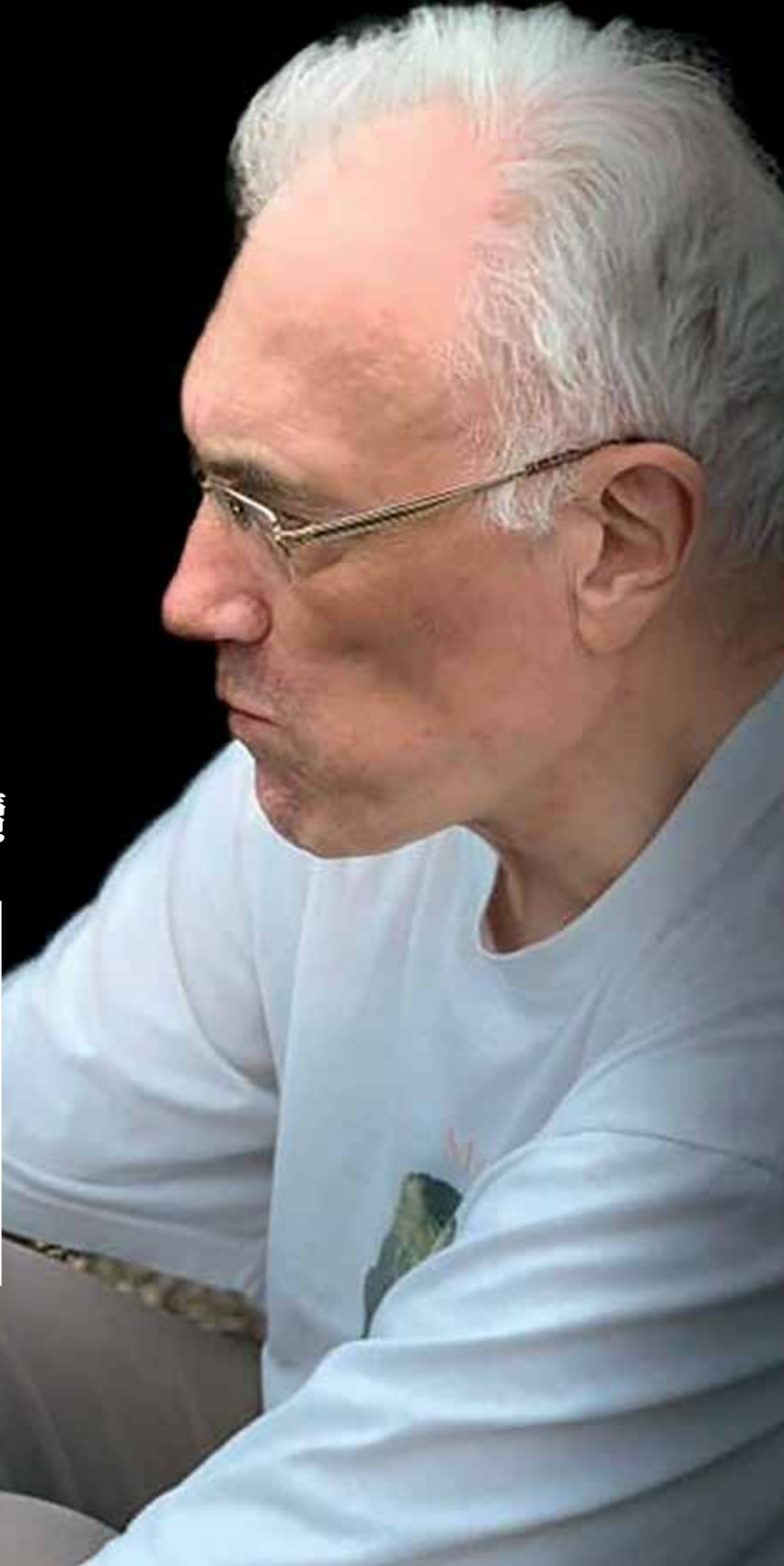
時便派遣我往澳門去。在會議閉幕的彌撒上，新任省長向我送行。

會議一結束，我就提著一個行李箱，帶著我的幾件私人物品，離開服務了27年的地方。那天是2006年1月17日。我先到了香港，跟教廷代表劉裕政蒙席 (Eugene Nugent)，詳談有關中國的問題。同日下午，我在澳門離船登岸。



22

澳門： 事工繼續



我在2006年1月上旬抵達澳門，我的焦點很清晰，為什麼來澳門？因為它與香港相比，是一個可以更友善地的接觸中國的地方。在香港那裡，教區的樞機和其他人，公開反對內地「愛國教會當局」，從而危及任何可能的對話，以至中國政府拒絕向那些懷疑跟樞機有連繫的香港神職人員發放進入中國的簽證。這是一個開展對話的時代，因此，任何激進的立場都是不適當的。

澳門主教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我們開始建立互信和友誼，這種關係後來更延展到，被派遣到當地的其他樂仁會會士。聖經翻譯項目已經確認，是關注的重心所在。我在馬尼拉的兩位主要合作伙伴接受了邀請，來澳門與我共同工作；在教區的協助下，我們為他們取得了居留簽證。我們已準備好進發。我們的願景是：「樂仁會傳教士超越國界，同一使命，向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福傳。我們開始出版月刊《澳門簡報》(Macao Bulletin)，報導我們的事工，尤其是在中國的事工。

在最初的幾個月裡，我很忙於跟進第一版西班牙文聖經和其他項目。我甚至在北京體育大學學習了一個月漢語。很快我們也了解到由於香港方面的負面影響，中國很多教區都不願意接受中文《牧靈聖經》。

我們首先與來自聖言會的兩個好朋友，他們的省會長和另一位人類學教授，組成了一個團隊，從事修改中文譯本。我們邀請了台灣輔仁大學的一些教授，來檢視聖經最重要章節譯文的神學準確性。他們非常熱愛這份工作。



23

澳門：《我們人民的聖經》(Biblia de Nuestro Pueblo)



從2006年1月17日抵達澳門的第一刻起，編輯工作就加重了。我需要跟進所有手頭上「牧靈聖經基金會」的工作，尤其是推出新的

《我們人民的聖經》(Biblia de Nuestro Pueblo)。最初幾年，這本聖經的版本不斷更新，以至一位參與第一版編制的同工疑惑起來，一再難以置信地重複說：「有一天，聖經可能會面世。」它果然是這樣，而且產生巨大迴響。拉丁美洲主教團開始使用它，更令我們雀躍的是，它廣受好評。一位來自哥倫比亞的聖經學者寫信給我們：「主教們高興，聖經學者們欽佩，一般信眾們很感激。」工作並沒有以第一版作結；我們繼續進行潤飾，直到現今的第36版。迄今已印刷和發行超過120萬冊。



24

《La Biblia de Nuestro Pueblo》 (我們人民的聖經) 背後的故事

此 事值得用文字記錄下來。這個念頭源於2002年羅庇道神父與于賀神父在馬尼拉一次對談。這個議題是關於把于賀神父的《拉丁美洲牧靈聖經》連同注釋的版本，在中國印刷的可能性。如果成功，便可以用較便宜的價錢，在拉丁美洲發行，這樣，即使貧民也可負擔得到。倘若只在西班牙編印，每冊的成本很高，為一般市民價格太昂貴。另一方面，由《南京愛德印刷公司》印刷，每冊的售價只是西班牙的一半；而且在中國印刷的質素可媲美於西班牙的。

《牧靈聖經》的版權儘管屬於聖保祿修會 (Society of Saint Paul)，因而在中國印刷的許可也由他們批核，尤其是國際天主教聖經協會主席安達神父 (Francisco Anta)；可是，回覆使于賀和羅庇道兩位神父大失所望，因為有關的許可被拒絕了。



有關的議題就此作罷？當然不是。當收到在中國印刷的許可被拒絕時，羅庇道對於賀神父說：「安達逼使我們編寫一本新的聖經。」于賀神父滿腹懷疑地回答：「讓我們一起努力，我可以幫忙撰寫新的注釋。」豈料不久，于賀神父安息主懷。這些都是開展《La Biblia de Nuestro Pueblo》工作時，始料不及。

事實上，這個計劃推展得很好；首先拉丁美洲從來不是他的「編輯領域」，過去的焦點都在亞洲。現時可以嘗試達致平衡，正如《牧靈聖經》，想為一

般平民百姓提供一本負擔得起的聖經，這個意願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另一方面，這個計劃顯得愈來愈吸引，且富挑戰。這些年來羅庇道神父和他的團隊專注獻身於《基督徒團體聖經》，使他們累積了豐富的經驗。而更重要的，是一本加入了許多新觀點、符合時代的釋義，和易於理解的聖經。

首先要處理的是物色一本西班牙文聖經的最佳譯本；在眾多候選版本中，羅庇道神父最終選擇一本出自著名聖經學者、西班牙耶穌會艾朗素神父(Luis Alonso Schökel) 的手筆，被認為是在當時歐洲語的聖經中最好的翻譯。從一個專家的觀點來看，「Alonso Schökel 在西班牙語領域中，舊約聖經最美麗的翻譯」。在1993年以題為〈Biblia del Peregrino〉或作為聖經研讀本，由「Ediciones Mensajero」出版，當中包含由Schökel親自撰寫專業的釋義。

「Ediciones Mensajero」與「樂仁出版社」達成協議，共同出版〈Biblia del Peregrino〉的新版本，連同為西班牙的版本(Mensajero)。耶穌會士負責聖經的文本，其他Latino Americanization的完整內文、聖經每一書卷的簡介、注釋、設計及有關排版和印刷，全由「樂仁出版社」負責。已故的卡薩里加主教(Casaldáliga)建議取名為「La Biblia de Nuestro Pueblo」(我們人民的聖經)。

羅庇道神父和他的團隊作出了第二個決定：具備聖經研究和相關背景的樂仁會成員，應該負責撰寫有關經文的注釋和解說，因為這是該計劃最獨創和最重要的部份。現引述其序言所述：「這本聖經的新元素，是在每一頁底部的注釋，它有異於那些只向特定讀者而講述的，或只為一些重要的聖經章節而作寫的注釋；我們的注釋是因應大多數讀者的需要，目的幫助他們深入了解每一章節的整全意義，因此，更進一步提供不同聖經作者，透過其敘事的鋪排所傳遞的訊息。」至於有關的注釋由多角度的意思組成，並因應經文的深淺程度，而提供簡單或詳盡的說明。雖然我們的對象是普羅大眾讀者，但當遇上一些難於理解的章節時，我們會提供專業的聖經文化背景和專門的注釋。

另一個新穎的方式，就是內文有大量插畫，包括繪圖、繪畫、小插圖和版畫等，由羅庇道神父的好友，樂仁會會士畫家Maximino Cerezo Barredo，意味深長地為《La Biblia de Nuestro Pueblo》而製作的，並獲得國際認可，特別在拉丁美洲。這本聖經共有2,400頁。

2014：《樂仁聖經》中文版連同新的注釋和解說面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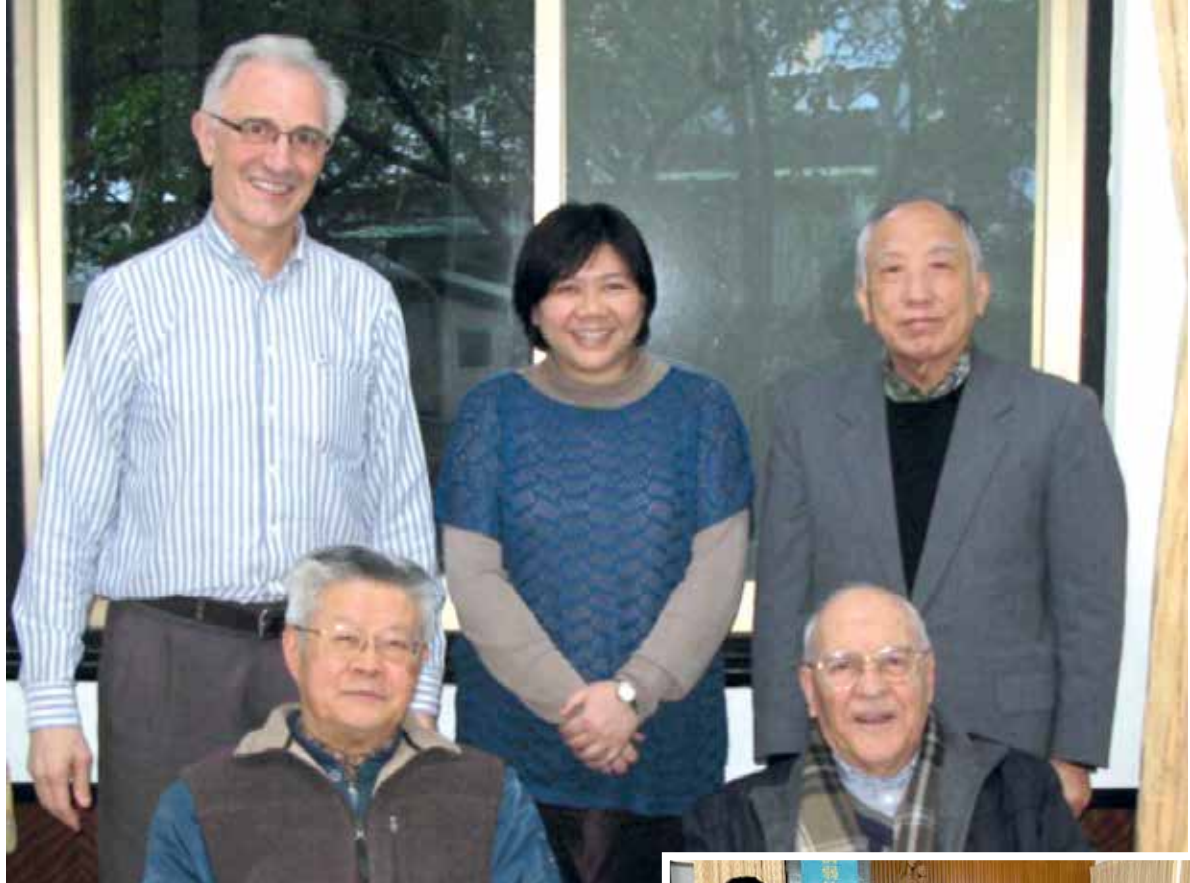
25



過去12年我花上大量心力、時間和金錢的項目，就是這新版本的中文聖經。同時我花了不少時間才作出這個富動力的抉擇，並且使于賀神父《牧靈聖經》逐步淡出。1998年于賀神父和他的合作夥伴終於能夠用傳統的特徵，完成中文版的《牧靈聖經》，這當然是他們付出極大努力的成果。我們需要等候18個月，從天主教香

港教區取得出版准印(Nihil Obstat)。其實，他們不大高興由兩位不懂說中文的外籍傳教士，遞交一本新的中文聖經，而裡面包含了豐富的評述。與此同時，當香港一些具影響力的權威人士接過這本聖經，面露懷疑之色。

我們終於明白，不論我們做什麼，消極的事情總會隨之而來。當我們決定開展一本新中文聖經的翻譯，並籌組



新的團隊，又準備了配合時代需要的評述；我聚攏一些人的名字和聖經學者的幫忙…這殊不容易。幸而得到上主的眷顧，有兩位熱心的平信徒，願意接受這個項目的全職工作。Winnie Wan擔任中文繁體字的協調員，而Teresa Li則擔任為中國大陸適用的簡體字的協調者。她們兩人都受過聖經學的培育，Winnie在台北輔仁大學獲得神學碩士，Teresa Li在ICLA畢業前已修讀中國文學。過去12年她們積極投入這個項目，成為主要的編輯。

當到了要知會香港的主教有關新的翻譯版本計劃，並請求他按其意願委任一位聖經學者協助，以取得出版准許，



他表示有所保留，並明言不會安排人手處理這事。當我提到可能會向台灣耶穌會房志榮神父 (Mark Fang) 求助時，主教突然改變開放的向我說：「如果房神父接受這工作，負責覆核並通過有關的翻譯，我們就沒有問題。」

我立刻飛往台灣會見房志榮神父。這位年長的耶穌會教授兼聖經學者，當然不容易被說服。況且，對於這個新的中文版翻譯項目，我始終是個外籍人士，因此，他的保留態度完全可以理解。直到我給他送上一份禮物：全新出版的西班牙語天主教聖經“La Biblia de Nuestro Pueblo”，他立即認出他在羅馬的聖經教授阿朗素神父 (Luis A. Schökel)，頓時喜悅之情盡露。他非常佩服他的老師，並說我們送給他的西班牙語天主教聖經是最好的禮物…遂答應幫忙檢閱我們的翻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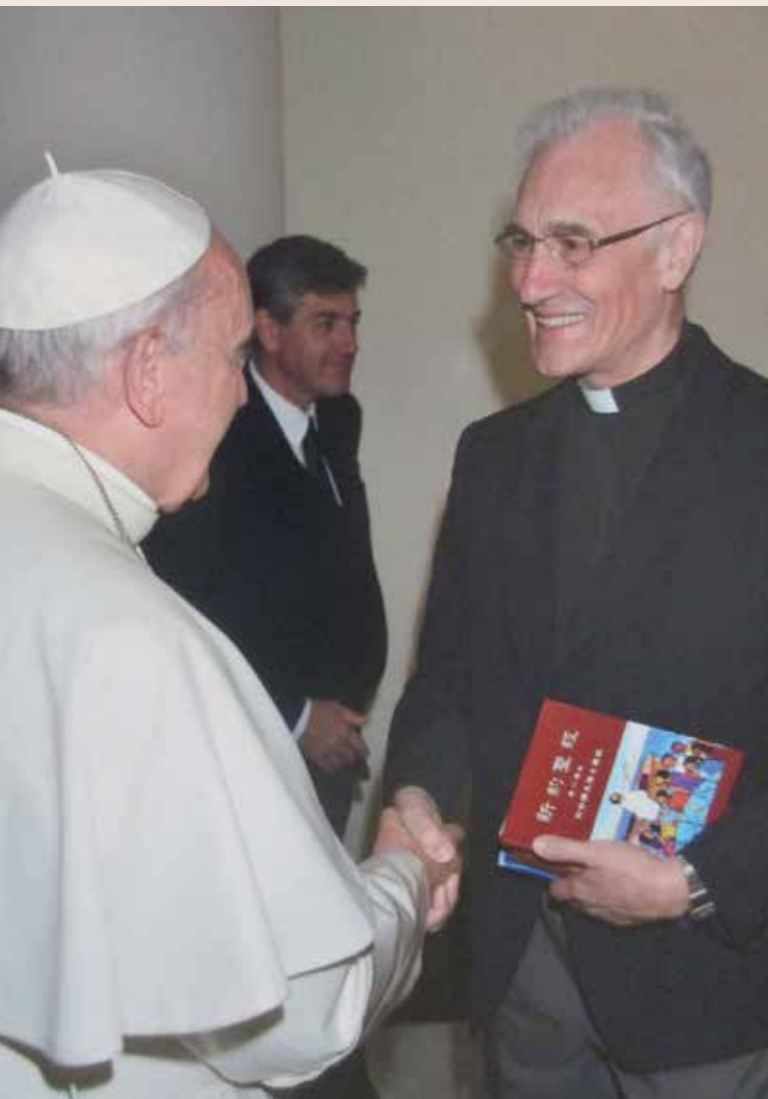
聖經已被翻譯成多國現代語言，並獲得教會接納。在英語方面的譯本，我們大約有30多個不同翻譯的審核，但在中文方面就只有唯一的「天主教聖經」。過去數十年人們用心研習或默想的，就只有這本中文聖經，因此，較難說服他們接受另一個翻譯的中文版本。而《思高聖經》版採用的，是較高水準的文法和用字，部份現代的中國人也覺得難以理解；而且裡面也沒有太多評述和解釋。

我們由《新約》著手，與各方面繼續合作，當其中一本書卷獲審核後，我們便會列印發行。第一本完成的是《路加福音》，原文以希臘文書寫。我們的翻譯經房志榮神父修訂，並獲台北總主教批准印刷。之後著手進行《新約》其他書卷。我們在中國大陸也做著同樣工作。

我們碰到一個特殊情況，就是當翻譯的工作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地方，用繁體字轉變為簡體字，即使內容完全一樣，可是內地的編輯不會接納，並向我說：「噢，太重香港氣味了！」同樣，當翻譯原稿來自大陸，香港的編輯也難完全接受。事實上兩地各有慣用的地道表達、神學觀點和文法意義等，都有細微差別。結果，我們要出版兩個不同版本，原因不僅在於兩地的特性，也在於翻譯本身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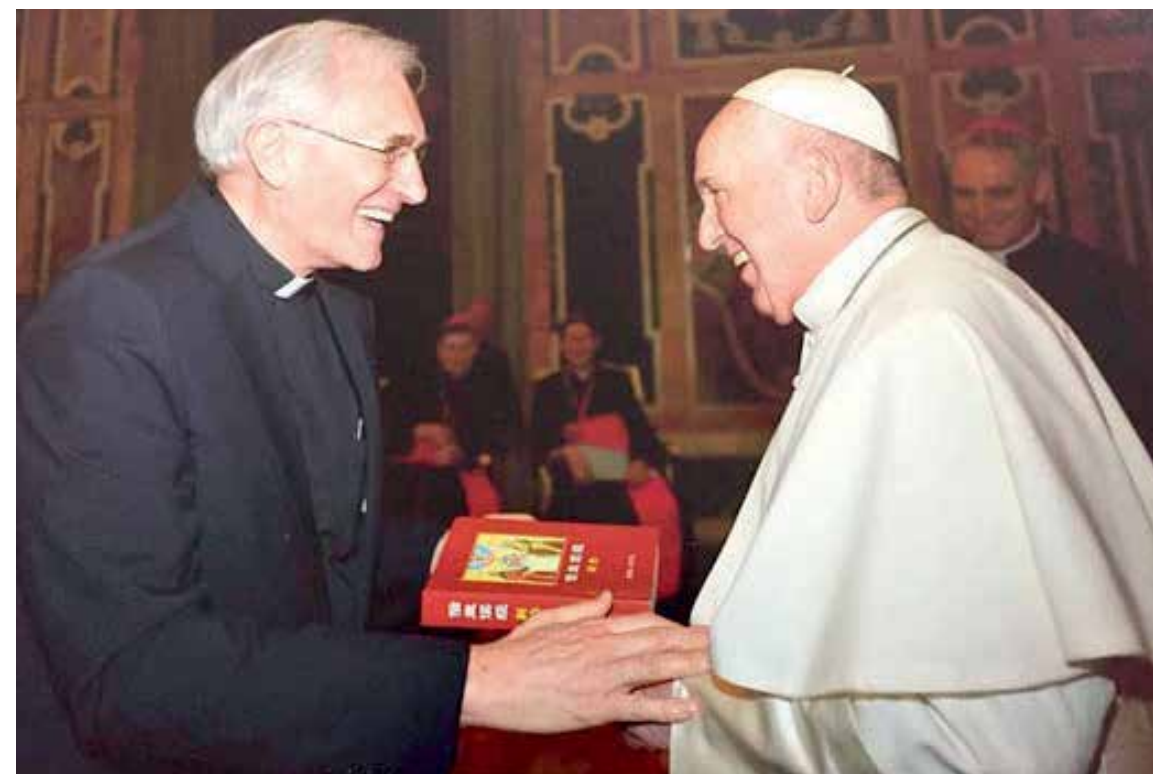
2014年當我們花上大量人手努力苦幹後，終於出版了兩個不同的翻譯版本，一本為內地適用的簡體文版，另一為內地以外的繁體文版。一天，我的同伴 Jose 神父接到香港教區輔理主教來電…他心想是自己或是我們做錯了什麼…原來輔理主教告訴他，現任主教湯漢樞機公開表達對樂仁出版的《新約》聖經十分欣賞，並稱這是一本翻譯佳作。

26 教宗方濟各與「樂仁中文聖經翻譯」的《新約》



2015年《樂仁出版集團》(Claretian Publishing Group)一行20多人在羅馬出席會議，我們建議參與在聖瑪爾大之家由教宗主持的彌撒，但不成功。一天，甘天霖神父(Jijo)幾乎哭了出來對我說，除非我帶同他一起覲見教宗，否則他不會返回澳門。我叫他別妄想了！…同時我給教宗那位阿根廷籍的秘書電郵，告訴他我們帶來剛出版的中文《新約》聖經，想在聖瑪爾大之家舉行的彌撒後，親自呈遞給教宗…，可以讓我們兩人參加嗎？豈料對方給我們驚喜，立即回覆說：「這不是常規做法，而是一個例外，明天你們可以參與聖瑪爾大之家的彌撒。」甘天霖神父感激萬分，因為，能夠親自覲見教宗方濟各，是他發願25周年的最佳禮物。

2019年4月我們有另一個會議在羅馬舉行，由「天主教聖經聯合會」召開，參與者來自世界各地，不少樂仁會傳教士也參加。在最後一天，Henry神父和我本來已準備機票前往斯里蘭卡參加聖經研討會；



可是，數天前在科倫坡發生恐怖襲擊，機場被迫關閉，我們的行程因而受阻。就在此刻，卻得到一個祝福，大會統籌人員通知，在會議的最後一天，教宗會接見我們並發表演說。「天主教聖經聯合會」主席是塔格萊樞機(Chito Tagle)，是在馬尼拉時的一位好朋友。我們被告之或許教宗能有時間，親自與每一位出席者用幾秒鐘見面。

我告訴 Chito 我携同一本中文《新約》聖經(這版本是1,400頁的簡體中文《新約》)，無論如何都想呈遞給教宗。Chito 答應會幫忙。其實，這不需要，教宗會接見每一個人。到了教宗接見我時，當我呈遞一本中文版的《新

約》，我打破禮節規定…我看著教宗的眼睛，並以阿根廷的西班牙語請求教宗：「請給我簽署，可以嗎？」教宗微笑地回答：「除了支票，我可以為你簽署任何東西。」之後，我們一起笑起來，周圍的人不知發生什麼事情，而且覺得驚訝。

我們花上很
多年的努
力和龐大的開支，才能完
成《新約》聖經；至於《舊
約》的翻譯，看似是個不可能
的夢。我和曾經參與新約的中國
聖經學者，在中國大陸的河北省出席
研討會，他們一致認為要翻譯《舊約》
聖經確實不容易，因為《舊約》的書卷很
多，需要更多時間和金錢。有一位中國修女
最近來到，她畢業於宗座聖經學院，足足花了
兩整年才完成《出谷紀》的翻譯呢。

大家提出另些建議，其中一項是採用思高版的
《舊約》翻譯；我們甚至嘗試徵得負責《思高聖經》的
聖方濟各會士同意，可採用他們的翻譯版本，並加插我們的
注釋和解說，條件是我們決不可觸碰書卷的正文，而且，只可
有一個版次。經仔細思考，我們放棄了這個選項；最後只剩下唯
一的選擇，就是我們自己去完成整個《舊約》的翻譯。

為此，我們需要一個明確的指導，因為房志榮神父已年邁，健康
日漸衰退。我們再次得到天主的眷顧，恩賜一位中國聖經學者；於是，我
們給他一份全職工作。2020年9月他便開始與我們共事，負責最後的校對工
作。整本《舊約》聖經的翻譯稿件，連同注釋、指引和《偕主讀經》，全部完成
了；而修訂工作仍不斷進行，但我們已看到隧道盡頭的曙光。

羅庇道神父的摯友兼夥伴 成為樂仁會會士

在1986年，我們首次遇上于賀神
父時，Sid Ching已經是聖經團
隊的成員，當時我們決定準備
西班牙語《牧靈聖經》的英文版，Sid 加
入成為核心翻譯者。1988年當英文聖經
的翻譯工作完成後，Sid 接受了一項更具
挑戰的任務，就是成為他加祿語版本
的主要翻譯者和編輯，這工作花上了他多
年時間，之後他需要稍作休息。就在此
時，Sid 的一位朋友邀請他前往澳門。就
這樣Sid 開始在那裡教授英文，同時獲得
了教育碩士；之後又在美國以教授英語
為第二語言，獲得另一個碩士學位。Sid
在澳門教授英文的經驗，激勵了他的學
生的學習興趣，這是學院校及他的學生
意料不到的。Sid 是一位十分傑出的非常
規教師，卻對學生要求很高…但他們學
習英文學得很好。Sid 抱持這份對教學的
熱忱，持續了多年。

幾年後，我再需要有人幫忙，訓練
一些為亞洲國家的聖經翻譯員，於是問
Sid 可否回來出任樂仁聖經基金會的聖
經職務工作，他答允了。2004年我請
Sid 前往緬甸，負責訓練《牧靈聖經》緬
語版本的翻譯小組。Sid 抵埗數天竟病
起來，必須趕快返回澳門，直接前往醫
院，由他的好朋友醫生診治和照顧。Sid
得悉自己患上急性心臟病，並要盡快施



行手術。我請Sid 在醫生准許他可以遠行時，盡快來馬尼拉；但他擔心經費問題…當時根本沒有時間考慮這問題了。我對他說：「基金會全力負責你的醫療費用。」於是Sid來到馬尼拉，在醫療心臟中心順利完成手術。

期間，有一段小插曲，當Sid 進行手術前一晚，我前往醫院探望他，對他說：「Sid，我和你過去20多年斷斷續續一起工作，為什麼你不可索性成為樂仁會傳教士？」他這樣回覆，「噢，你在我進行心臟手術前問這個問題？我連自己能否從手術室活著出來，仍未知道呢！」

接下來發生另一個奇妙的經驗，Sid 之前在澳門的學生已經成為年輕專才，他們得悉Sid在菲律賓完成手術，而這項心臟手術的費用十分昂貴，他們為此聚集商討後，手術費不應該由聖經事工支付。他們說：「我們必須幫助老師。」於是彼此自掏腰包籌集了相關款項。Sid安排回澳門當天，往機場前，他到我的辦公室向我說謝和道別，之後把10,000美元現鈔放在我的桌上。我笑說他是否打劫銀行…之後，他把上述故事告訴了我。

再者，在2005年12月，Sid返回澳門，經過申請後，他很快被接納為樂仁會成員。他的修道初學階段，被派往日本，在 Fr. Marcelino Fonts 指導下學習。



29

Sid Ching 「獨特」經驗：北京發初願加入樂仁會

2006年9月6日早上

今天是個歷史性時刻，清晨吃過早餐，我們一行八人，Fr. Josep Abella, Marcelino Fonts, Francisco Carín, Rene Manubag, Desiderio Ching, Daniel Ortiz, Fr. Huang Yu-Tao和我，乘的士前往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全國神學院；儘管車程一小時，我們卻準時到達，與院長和其他神父見面。看過這座美麗的會院，我們被領到一間佈置別緻的新會客室。數分鐘後，劉柏年先生進入，還有他的秘書，他是一位曾在法國 El Prado 兩年的神父，還有能操流利英語的神學院院長Fr. John及副院長。不久，馬主教也進來。

會議進行了一小時，劉先生向大家介紹他的同行者，而羅庇道神父就介紹我們。接著劉先生開始演說，由 Paco 翻譯：他解釋有關這座神學院的興建，它已經並將會成為修生、年輕神父和修女的主要學習中心。一座為修女而設的樓房在興建中。他又解釋中國信仰的現況，指出有 11 億中國人口尚未接受信仰，這對於教會是一大挑戰，因此，中國需要傳教士的幫忙。至於中梵關係則是個政治問題，而不是宗教問題；劉先生提到有幾位樞機曾經到訪這間神學院，並給修生和神父演說。

我們還得悉，他們獲批准帶來20位教授，並議定其中10位來自中國，10位來自海外。我們提到 Paco 和 Sid 都有能力和適合在神學院教學。院長是一位直言不諱的人，說他們兩位隨時可以轉入神學院。他們對於Sid為修生和年青神父教授英文特別感興趣。會議的氣氛親切和開放。Abella 神父也解釋海外傳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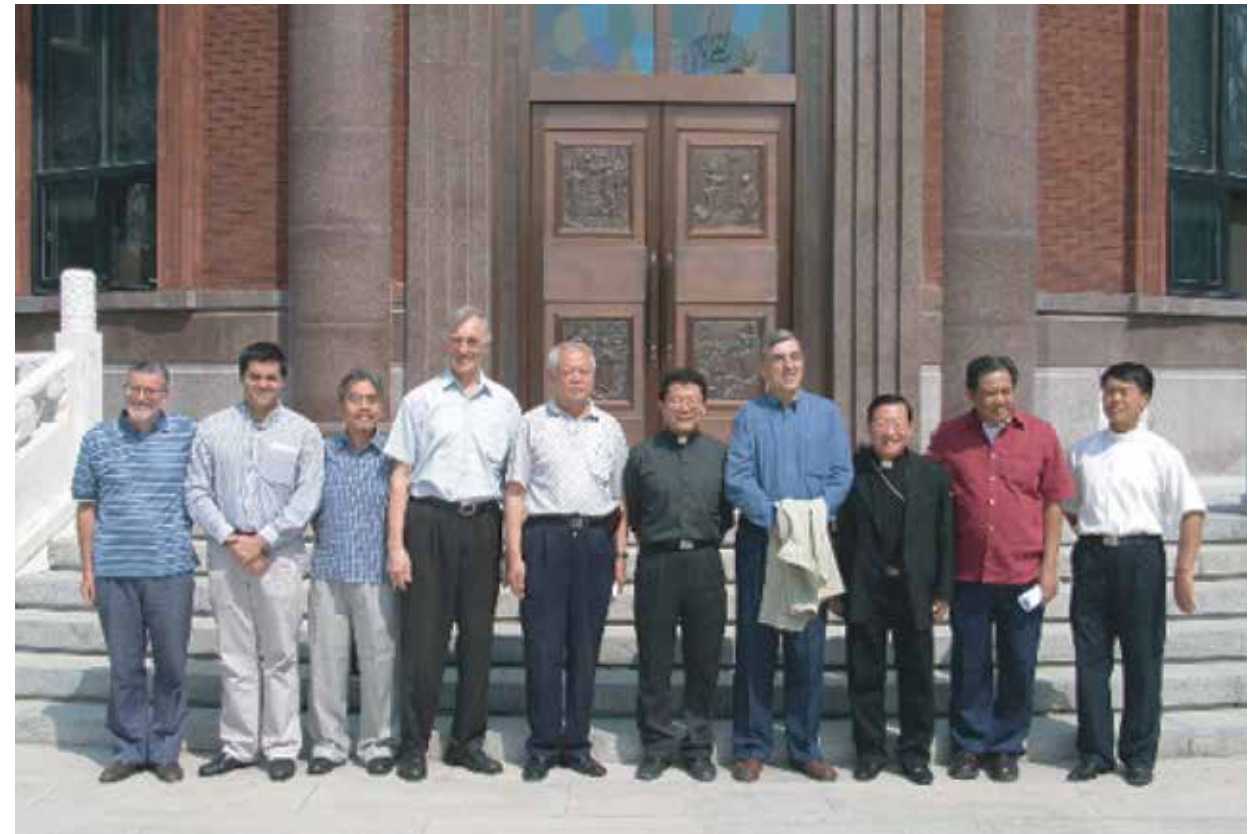
會的理念，和我們在全球扮演的角色。他們有興趣對樂仁會有較深入認識，因此，大家的對談在稍後的餐宴中繼續。Abella 神父和 Rene 給劉先生送上一些禮物。當天稍後時間，劉先生也給我們全體送上紀念品。

在這華麗房間內的佈置縱然是正規的，配置了上乘的地毯和椅子，但在禮節程序上仍是輕鬆的。當大家打開對談的話匣子後，我開始介紹一些書籍。首先送給席上每人一冊《聖經日記》(Bible Diary)，他們都十分喜歡這份禮物。我向他們解釋我們已組織了一個團隊，準備中文版本的新注釋，並在2008年開展了

《聖經日記》的項目。接著我又展示那本小型的《每日聖言》(Daily Gospel)。

我繼續介紹其他書籍，並告訴他們我們已計劃把有關書籍翻譯成中文，並加出版：《每天怎樣閱讀聖經》；《頭5年的鐸職》；《與他人同行的歷程》；最後介紹這十冊視像系列的樣本，以及解釋這些書籍的用法；他們對這計劃非常喜歡。

會議結束後，我們前往地庫小聖堂舉行彌撒，聖堂在前一晚開啟，這天早上是在這裡舉行第一台彌撒，先於祭台和聖體櫃的祝聖禮。彌撒由樂仁會的神父共祭，由Abella 神父主祭。出席的是



天主教愛國教會的重要人物：劉柏年先生、剛被祝聖的馬主教、神學院院長、副院長和一些教授。Abella 神父解釋修道發願的意思，接下來是Bro. Desiderio Ching發初願的慶典。禮儀簡單而隆重，大家拍下不少照片呢。特別之處是首次有修會人士發願的禮儀，在中國公開而隆重的舉行，而且發願者是外籍人士。在神學院的歷史中，也是首次由外籍人

士主祭，而當時有中國的主教在場。對樂仁會而言，這是極大的榮幸和禮遇。我們稍後得悉，他們刻意趕緊落成和妥善準備好聖堂，好讓我們為聖堂舉行開啟禮。

彌撒結束後，劉先生陪同我們參觀新神學院的大樓，那裡有41位修生和43位年輕神父在接受教育；神學院可容納200多人。我們首先參觀4層高的圖

書館，這是一座美美輪美奐的現代建築物，可是藏書量不足，我們答應幫忙建設他們的圖書館。之後我們前往偌大的會議室，這裡也可以容納200人；座位依據圓形劇院的設計而擺放，儼如一座現代化的演講廳。他們告訴我們，曾有幾位樞機親臨演說；當提及有關樞機的名字時，他們面露驕傲之色。我們又參觀廚房和用餐地方。接著他們領我們參觀這幢龐大神學院的環境，我們清楚看見在另一邊有一座大規模的建築物，他們告訴我們這是修女們的宿舍。

整個地方的規劃和組織，是要在這裡準備設立中國首間天主教大學。神學院的建築費用全部由政府支付，而地方政府對於這項建築和專業引以為傲，因為，是政府人員與次承包商和經銷商共同創設的，作為其他同業參照。參觀結束後，數輛轎車到達，接載我們往宴會場地。

下午我們很榮幸飽嘗一頓極好的餐宴，14人圍坐餐桌，共度兩小時午膳。席間他們有傳統的祝酒「乾杯」；事前我們已被告知有關祝酒的意義，席上賓客務必一起暢飲；然而，我們有節制，表示不想多喝。席間言談輕鬆，我們與神學院一位教授 Fr. Cheng 交談，得悉他曾在 St. John's Abbey, 《禮儀出版社》(The Liturgical Press) 幾個月擔任翻譯工作，並且計劃組織一個翻譯團隊，與 Peter Dwyer 和《禮儀出版社》聯繫起來。Fr. Cheng 又提到 Peter 將於明年5月回來，與翻譯團隊舉行會議；他也邀請我一同出席。

劉先生對於整個活動深感滿意和高興，並私下向我道謝。如果這個活動對我們是一件大事，對他們的意義比對我們的程度更大。院長有一刻坦言我們敢於冒險，付出勇氣去完成我們想做的事。他們對於有關的成就感到自豪。

馬主教 missing

享用完美好的餐宴和正規的答謝後，我們被帶領參觀利瑪竇墓園。劉先生陪伴我們並詳細解釋這地方及其歷史等，我們在這裡拍攝不少照片留念。與劉先生道別，儘管他仍有其他事務，仍然花了7小時款待我們！



阿梅利尼神父、督利奧神父… 與羅庇道神父

30

阿梅利尼神父 (Fernando Armellini) 和督利奧神父 (Claudio Doglio) 是意大利兩位著名的聖經學者，他們在 YouTube 上製作了大量意大利語聖經資料。阿梅利尼神父對每主日彌撒福音的評述是最好的：具有挑戰性、指導性、直截了當、腳踏實地，具有閱讀的學術和語境背景；以這樣一種方式表達，即使是普通人，沒有特別的聖經培育的天主教徒，也可以掌握、理解和享受。

另一方面，督利奧神父擁有獨特而罕見的天賦，可以將整本《聖經》，包括《舊約》和《新約》中的每一卷書，都放在普通天主教信徒的理解範圍內。他的每個 YouTube 視頻（意大利語，每次25分鐘）都是聖經解釋的小傑作，以最新的學術研究適應聽眾的水平。它可能是意大利整部《聖經》視頻中最全面、最完整的介紹和注釋。



Largo是怎麼認識他們呢？一切都始於一個簡單的電話：「Largo，聽聽意大利語的注釋；你會喜歡的。」就這樣。第一位進入羅庇道神父「雷達」的意大利聖經學者，是在2014年的阿梅利尼神父；以及稍後在2018年的督里奧神父。

後來的事，盡人皆知：已經製作了2,000多個視頻，並以不同的語言製作和配音，包括字幕，在社交媒體上免費提供（整個項目將有大約3,000個視頻）。到目前為止的語言有西班牙語、英語、華語、中文（粵語）和葡萄牙語。

如此大量的視頻，涵蓋聖經不同書卷所需的視頻數量，例如：意大利語《瑪竇福音》有12個視頻，每個視頻有五種語言，總共製作60個視頻。關於阿梅利尼神父，他正在更新和改編注釋，這意味著現在有兩個，有時是三個不同的視頻，用於播放乙年讀經週期的任何一個主日。

除了視頻，還提供不同語言的印刷文本。羅庇道神父發現最困難的其中一件事情，是掌握製作這五種語言字幕的技術。他自己為西班牙語和英語編譯錄音。

在這項龐大製作的背後，首先是將天主的聖言、評述和注釋，盡可能帶給最多的人收看的熱情；以及過程中花上無數小時的工作、鐵的紀律和一絲不苟的規劃。在羅庇道神父和《樂仁出版社》在澳門和香港的所有項目中，這幾乎由Largo一個人完成的項目。

播種天主聖言的收穫，表現在來自不同國家和文化的人們無數的回饋，表達了他們對天主聖言的發現、理解和享受而感激之情，其中許多人是第一次發現天主的聖言。

不用說，羅庇道神父的兩位朋友阿梅利尼神父和督利奧神父，都樂意讓他以任何語言、以任何方式翻譯、使用和傳播他們所有的注釋。

31 最後的話

羅庇道神父，El Largo，76歲，2021年是他慶祝晉鐸金禧（50周年）……這位向來熱誠、拼命工作的出版人和編輯，手頭上總有多個項目，時時刻刻面對死線，不停回覆電郵（有時一天幾百封）等等；現在，他的半退休生活如何？令他煩躁不安？當你途經香港，不妨與他約定，到離島大嶼山走走，周末，他還在樂仁會負責的堂區服務，屆時你會得到生活的驚喜。







